

評註
經史百家雜鈔

譚澤闓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881B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四目錄

典志之屬一

書禹貢……

周禮大司樂……

周禮大司馬……

周禮職方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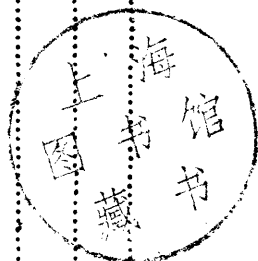
周禮大司寇……

儀禮士冠禮……

儀禮士相見禮……

儀禮覲禮……

禮記祭法……



一
七
九
二
五
一
七
二
二
五
二
七

禮記投壺·····	三〇
史記天官書·····	三二
史記封禪書·····	五三
史記平準書·····	八三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四

典志之屬一

書禹貢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起三言總

擊全文以

山川脈絡

土物壤地

貢賦各繫

其物產之

宜所以田

賦上中下

為鈞勒段

落又連貫

一氣使之

自局格

淘奇文也

禹敷分土。隨山刊音看平。木。奠也。高山大川。冀州。堯所都也。以帝都所在故不言境界。今按直隸山西

載事也。壺口。山名在今山西。治梁及岐。梁岐冀州二山名。梁即呂梁山。在山西離石縣東北。岐即狐岐山。在山西孝義縣西北。傳以為皆在雍州雍州山距冀州甚遠。與壺口太原不相涉。其說非也。

既修太原。地名今山西。舊太。至於岳陽。岳太岳也。即霍山。在今山西霍縣東南。岳陽謂太。覃懷底。音績。覃懷地。原汾州二府之地。岳以南今山西安澤趙城及其以南之地皆是。覃懷底音績。覃懷地

隰縣故城在今河南。至於衡漳。水名。即漳水。上源有二。曰清漳濁漳。皆出山西。下流入河。衡橫也。厥土惟白壤。土塊。厥賦惟上上錯。賦。地所生。武陟縣西。厥致也。

以供天子者。上上錯。謂第一等賦。而錯出第二等也。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恆衛。二水名。恆即滏水。衛即滹沱。古今異名耳。既從。大陸既作。言二水

陸之地已。烏夷皮服。水害既除。海島之。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山名。其地不能確指。或云已倫入海中。二句可耕作也。夷獻其皮服也。夾右碣石。言島夾自海道而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于

帝都。濟河惟兗州。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今山東舊東昌府及兗州濟南。九河既道。河自孟津而北。分為九道也。青州之西北境直隸大名府及正定河間之東南境皆是。故曰九河。九河者徒駭太

史馬頰覆鷓胡蘇簡絮鉤盤謂津是也今直隸河間天津二府山前舊武定府等處皆其故道雷夏澤名即雷澤在今山東濰縣東南接荷澤縣境今淤既澤灘音沮二水名同會同桑

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民被水害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厥土黑墳墳起也厥草惟蕪茂也厥木惟條長也厥田惟

中下。厥賦貞。正也禹治水兗州成功最後州為第九其賦下下正與九相當也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厥貢漆絲。厥篚織

文。織文綿綺之屬盛之管篋而貢焉浮于濟。漑音達于河。舟行水曰浮濟漑二水名謂堯之貢浮濟漑以達于河也海岱惟青州。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今山東

膠東道及濟南道也東境兼有奉天遼河以東之地。岨音虞夷既略。東表之地曰岨夷略為之封畛也淮音淄其道。厥土白墳。其上白色海濱廣斥。謂地鹹鹵。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錯雜非一種岱音黃賦音麻之

麻無子曰泉。鉛松怪石。萊夷萊山之夷也今山東舊萊州登州二府皆其地作牧。厥篚檠音掩。吐絲也絲紉作琴瑟絃。浮于汶。

達于濟。汶水濟水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今山東舊兗州府及江蘇徐外府及邳縣安徽之宿縣泗縣皆其地淮沂其乂。蒙羽二山

山在今山東費縣西北羽山在鄒城縣西北其藝謂可種藝大野既豬。通豬大野澤名在今山東嘉祥縣水所停止之處曰豬東原今山東東平泰安二縣之地底平。厥土赤

埴音實土。埴墳。草木漸包。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雒諸侯

社蓋以黃土。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羽山也。翟翟雉也夏翟雉之具五色羽作旌旄。繹陽孤桐。繹山名即鄒山在今山東鄒縣東南孤特也柎作琴瑟泗濱

浮音瀉。泗水涯水中見。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賁音頻。蚌之別名珠暨魚。厥篚玄纁玄黑色纁縞皆縞也。縞音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

浮音瀉。泗水涯水中見。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賁音頻。蚌之別名珠暨魚。厥篚玄纁玄黑色纁縞皆縞也。縞音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

惟揚州揚州北至淮東南至海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之地彭蠡澤名今江西鄱陽湖既豬陽鳥隨陽之鳥攸所居也三江南北江中江也北江即長江正幹中江即漂

水南江即今吳淞江既入震澤即太湖在今江蘇浙江二省間底定篠簜音小簞音蕩大竹既敷也數布厥草惟天少長厥木惟喬大厥土

惟塗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珞琨音昆皆美玉篠簜蕩象牙革犀皮

羽毛羽鳥羽毛惟木鳥夷卉服以草爲衣也厥篚織貝貝錦名詩姜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也厥包橘柚錫貢包裏也言包裹而致之也錫貢

言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荊州在今湖北南漳縣西衡陽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荊州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今湖南湖北及四川舊重慶府貴州舊遵義思南銅仁思州石阡等府及廣西之全縣湖南之連縣皆是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九江即今之洞庭湖爲瀟湘蒸資沅澧五水所匯故曰九江

殷盛也沱潛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既道雲土夢作乂雲夢二澤名雲在江北夢在江南雲之

地已可耕治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似檟漆也榘音榘木名榘也栝音栝木名栝也苞匭音軌

松身曰栝檠音磨皆磨石磬音奴石中丹音丹惟篚音篚音路皆栝木名作三邦底貢厥名三邦致貢篚栝栝苞匭音軌

菁茅爾雅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尺一寸曰大龜出于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浮

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河在冀州南故曰南河荊河惟豫州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距大河今河南省及湖北舊襄陽府是其地伊洛澗

澗皆水既入于河滎波既豬滎澤名在今河南滎澤縣南言此波水已穿過而爲澤不溢也導荷音澤東定陶縣北被孟豬澤名亦作孟

既入于河滎波既豬滎澤名在今河南滎澤縣南言此波水已穿過而爲澤不溢也導荷音澤東定陶縣北被孟豬澤名亦作孟

商丘縣音盧厥土惟壤。下土墳壘。音盧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

纈。細綿也錫貢磬錯。磬錯治磬之錯也。以非常用故必待錫命而貢之。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山在今陝西華陰縣黑水即今怒江其上游曰

哈喇烏蘇河哈喇黑也烏蘇水也源出西藏梁州之境東距岷嶓二山名岷山在今四川省松潘華山之南西據黑水今陝西之漢中道及四川省是其地岷嶓嶓北嶓家山在陝西寧羌縣北既藝。沱潛既遠。

此梁州之沱蔡蒙旅平。蔡蒙二山名蔡山在今四川雅安縣東蒙山在今四川雅安潛也說見前蔡蒙旅平。名山蘆山三縣界祭山曰旅旅平者言治功華而旅祭也和夷河水南之夷也底績。厥土青

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厥貢瓊音求玉名鐵。銀鏤剛。怒磬。熊羆狐狸織皮。梁州

之地多走獸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裘毛織之可以為屬也西傾。山名今青海布之魯蔡拉山即是因桓。水名源出西傾山在今甘肅岷縣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入于渭。亂絕流而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河在冀州西曰西河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今陝西甘肅二省及青海額濟納之地皆是弱水。即今甘肅之張飛河番名

額濟納河下流入蒙古額濟納旗分爲二分入于二泊皆古居延海也既西。涇屬渭汭。屬遞也水北曰汭言漆沮。二水名漆合沮入于渭水既從。豐音豐一作

鄂下流水攸同。荆岐二山名荆山在陝西富平縣西北非既旅。終南惇物。二山名終南山橫亙陝西中部惇物山孔傳云垂山也疏石武功縣西

至于鳥鼠。山名一名鳥鼠同穴山在甘肅渭原縣西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澤名一曰都野澤在今甘肅鎮番縣東北蒙古阿拉善旗境內三危。山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南一說以為

今西藏之地既宅。三苗丕敝。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音琅浮于積石。

山名在今青海南境一名大積石山又一小積石山在甘肅導河縣西北至于龍門。山名在山西河津陝西朝邑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毳毼。析支渠搜

自浮於積石下以水道爲經歷敘其導河之蹟文勢風行水洩箭勁直達掃除枝葉牽漢無此文

皆西戎國名常析支渠搜西戎卽敍。昆侖析支渠搜皆西戎國名二國皆貢皮衣故以導岷音泰山名在陝及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統之卽就也。導岷西隴縣西南岐。至于荆川。逾于河。壺口雷首。山名在今永濟縣西至于太岳。見七岳陽底柱。山名在今河南陝縣東北黃河之中有三門所鑿析城。山名

西陽城縣西南至於王屋。太行山名連互今山西境及山西舊大同府東境恆山。即北嶽連互今直隸保定府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

壘。山名在今甘肅伏羌縣西南鳥鼠。至于太華。卽華山見前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南盧氏縣南外方。山名卽嵩高山在河南封縣北桐柏。山名在今河南

于陪尾。在山東泗水縣東導嶧家。見上岷嶧註至于荆山。內方。山名今名章山在湖北鍾祥縣西南至于大別。山名在今湖北漢口縣東北岷山之

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今江西德安縣之博陽山也朱子以南康九江間之廬山當之未知孰是溥弱水。至于合黎。水名卽張掖河

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三危見上惟甘肅之三危距南海甚遠後人以西藏爲三危近是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津名在今河南孟縣北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音至山名在今河南濬縣東南北過降水。

卽潭水見前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九河合而爲一名逆河也入于海。嶧家導漾。水名出嶧家山卽漢水之源也東流爲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水經註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在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按武當縣今湖北均縣過三澨。水名源出湖北京山縣下流至漢川入漢亦名三參水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見前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音禮水名

在湖南省今注洞庭湖。過九江。至于東陵。卽湖南巴陵縣民國改岳陽縣東迤北會于匯。與漢所匯之彭蠡會也東爲中江。目前入于海。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十四 典志 五

導沈音水濟水也源出王屋山本過黃河而南並行入於今下游黃河大清河小清河所奪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南

北又東至于荷即荷澤見上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

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言四方之土可居也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九九州也既

陂四海會同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致所慎者財貨實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則法也中邦中國也言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也錫土姓錫之士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祇台音怡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距違也言祇敬我德以

為率先則天下自無違距也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甸田也甸服者主為天子治田出穀者也百里賦納總禾藿曰總供詞國馬二百里納鈺音窶樓

三百里納秸音積藁也服服藁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名曰侯服百里采獮大夫之采地二

里男邦男爵小國也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綏安也言所安王室也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

衛五百里要服要者約束之義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音薩放也放罪人於此五百里荒服四遠

之地田野不耕人民不多故謂之要服所以經略之者又簡于要服矣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流放罪人之地東漸音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禹錫玄圭湯與也下與上亦可謂之錫言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告厥成功

九州攸同
以下收束
全文作結

周禮大司樂

大司樂樂官掌成均周設五大學南曰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殷學名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敬也。庸有常也。孝友。以樂語教國子。

興以善物道讀導言古諷倍文誦以聲節言語。發端曰言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韻

大夏大濩。音護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即咸池堯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以六律六同。六律律管合陽聲者也。一曰黃鐘二

白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六同即六呂律管之合陰聲者也。一曰大呂二曰夾鍾三曰仲呂四曰小呂四曰林鍾亦曰函鍾五曰南呂六曰應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

致鬼神而同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

以祀。乃奏黃鍾通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音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

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五嶽四瀆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

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音亦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商角徵羽為五聲播

之以八音。也土革木石金絲竹為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至羸音淺物淺毛及山林

用無數以字乃字運筆使自為勢積而氣勢流走無一滯迹方望溪周官析疑論大司樂曰古者三公在朝三公在學從容無為而所關者於治教者甚大太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凡有道有德者皆所師承習與知長化與心成於

德性豈小
補哉凡六
樂者以下
又換調

凡樂二字
三提筆又
變調開出
下文即變
分三大段

方望溪云
象物如史
記樂書師
曠鼓琴白
雲起風雨
隨之之類
凡樂事三
字又變調

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羸物獸之淺毛者。水涯曰墳。下平日衍。象物有象在天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也。四變而

致毛物及墳衍。水涯為墳。下平為衍。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與祇同。六變而致象物。謂有象在天。及天神。凡樂

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音知上聲。姑洗為羽。雷音。鼓鼙。陶音。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

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

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

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

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神大祭。圓鍾夾鍾也。夾鍾生于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故以圓鍾為天之宮。兩鍾林鍾也。林鍾生于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祇也。故以林鍾為地宮。

黃鍾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為宗廟之宮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鼗鼓。鼗鼓八面。有革可擊者也。靈鼓。靈鼓六面。路鼓。路鼓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椹之

未生者。陰竹生于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德。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謂也。凡樂事。大祭祀。宿縣。同懸于前。宿豫縣之也。遂

以聲展之。謂相和使作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皆樂章名。帥國子而舞。大饗。禮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皆如祭祀。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大射。王出入。令

方望溪云
大冠建六
典司徒建
土地之圖
宗伯建三
禮司寇建
三典皆曰
邦獨九法
之建曰邦
國者四官
所建皆王
邦之典而
侯國兼用

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樂章名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同宿以樂勸食也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

則令奏愷樂。獻功之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山之重大者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等大傀。音塊怪異也異裁。災本諸

侯薨令去樂。大札。疫癘也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謂釋下之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失哀

樂之凶聲亡國。亡國也慢聲。怠慢不恭大喪。洩厥。音欲與也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謂作之也

周禮大司馬

大司馬。周時政官之長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封謂立封于疆為界以正邦國。設儀。謂諸

諸臣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州立監。謂君也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

貢。謂歲之常貢分職。謂賦稅也以任邦國。簡稽。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鄉民。以用邦國。均守。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平則。法也

以安邦國。比小事。比猶親也大國親小國。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音憑猶欺陵弱犯寡。則

皆。猶人嘗度也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音善之。置之空壇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殺也之。犯令陵政。則杜。塞也杜塞之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之外。內亂

之九注則專為侯國設也又云天子巡狩考職所以勸懲羣侯運動四海之操柄而皆列職於司馬何也蓋不能四征不庭則威命不能服衆而恩禮亦不足以感人五官之典皆廢置無用矣周之東遷以後是也周公作立政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周頌時邁亦曰薄言震

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凡政有故言始和者若政造云耳布政于邦國都鄙。乃懸政象之法于象魏。闕門也

使萬民觀政象。挾同日也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所供王政之職謂賦稅也方千里曰國

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

二。上地田肥美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

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

之陳。辨鼓鐸錡音濁錡也之用。王執路鼓。四面鼓也諸侯執賁鼓。大鼓也軍將執晉鼓。長六寸六分師帥

執提。馬上鼓也旅帥執鼙。鼙鼓也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錡。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遂以蒐。春田也田。有司大司徒也表貉。同禡立表而貉祭也貉師祭名誓民。誓以犯田之罰也鼓遂圍禁。虞行守禽之厲禁也火弊。弊止也獻禽以

祭祀。中夏教芟舍。音沛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陳。羣吏撰同車徒。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辨號名。徵識也

以相之用。帥以門名。所破徵識如其縣鄙至鄉長也各以其名。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以號名。鄉以州名。謂州長至

別也。之用。帥以門名。所破徵識如其縣鄙至鄉長也。各以其名。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以號名。鄉以州名。謂州長至

之莫不震疊與此經表義更相表裏乃聖人仁育義正運用天理之實心實事與後之顯威顯武者異矣又因仲春列王及諸侯所執之鼓仲秋列所載之旗而仲夏辨號名仲冬數大閱惟言羣吏蓋感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且自徒殷衆勞甚大故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

比長野以邑名。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夏田曰苗田。如蒐之也。

法車弊。驅獸之車止也獻禽以享祐。音藥宗廟之祭也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九常之畫日月

者天子所用。諸侯載旂。交龍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載纛。音釁通鄉遂載物。旗名雜帛為物郊野載旒。龜蛇為旒百官載

旗。鳥半為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音薛秋田曰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網止也致禽以

祀祊。音為方字之誤祭四方之神也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謂除其草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

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鏡。各帥

其民而致。致之司馬也質明。質正也弊旗。弊仆也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

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鞀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

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擯。音鹿振也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

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閱。音缺

也。終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鏡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冬田曰狩田。以旌為左右和。軍門曰和

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用大第出和門也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居卒間。軍吏各領已之

也。詳列車服。坐作進退之法。與旗。鋪金鼓。鏡。澤蒐。地。趨。驟之節。莫不秩秩。有序。而文如。一筆寫成。千古之奇作也。

士卒執旗以表之。以分地。謂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有司巡其前後。險野險峻之地人為主。易

野之地。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驅驅出禽獸使驅出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也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

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

所弊。鼓皆馘。音駮疾雷擊鼓曰馘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祭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冬祭名及

師。師所謂王巡狩者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也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王出征也則掌其戒令。洩臨也大

卜。帥執事。洩主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及致。致謂聚衆也建大常。比較次也

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眠古視字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律所以聽軍聲右秉鉞。以先。愷樂功

之獻於社。若帥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厭冠喪冠也。奉猶送也。送王歸于廟與社。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司馬相其禮也大役與

慮事。大役築城也。與慮事與謀慮其事也屬其植。屬謂聚會之植。謂部曲將吏受其要。簿書也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

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二人為耦。大祭祀地宗廟。饗食。音嗣。謂諸侯來朝上羞。進也。牲魚。授其

祭。大祭。授尸祭。饗食。授饗祭。大喪。平士大夫。平謂正其職與其位喪祭。奉詔。奉送也。詔。諸也馬牲。

周禮職方氏

方望溪云
東方曰夷
南方曰蠻
西方曰戎
北方曰貉
狄閩蠻之
別也四八
七九五六
周所服國
數也必周
知其利害
然後可以
興除之
或曰謂山
川江湖之
支湊利於
設險與要
害之處
凡可以生
養人者謂
之利貫事
也事之有
條謂之貫
數要利害
雖蠻夷戎
狄必周知
之而使同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同。五戎六狄之人

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使天下人民一東南曰

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今浙江紹興縣其澤藪曰具區。即太湖其川三江。見前其浸五湖。太湖東岸五灣也其利金

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即南岳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其

澤藪曰雲夢。在今湖北安陸縣南古時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其川江漢。其浸潁潁。直咸切潁水出河南登封縣東流自安數入淮潁水出河南寶豐縣東南流入汝二水禹

貢豫州域內。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禹

梁。其澤藪曰圃田。在河南中牟縣西其川滎。河名即滎澤在可南即今汴渠今久湮廢雒。通各源出陝西維南縣東流自河南入河其浸波。源出河南魯山縣西北流入汝水

澇。音泮源出湖北棗陽縣流入俱水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馬牛豕豕犬雞其穀宜五種。菽黍稷麥正東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在山東沂水縣北其澤藪曰望諸。即禹貢孟豬見前其川淮泗。淮水源出河南桐柏山東流經安徽江蘇入海泗水源出山東泗水

縣水入淮今注運河其浸沂。源出沂山下流今注運河沭。音術源出山東沂山南流至江蘇入海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

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曰鎮曰岱山。即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其澤藪曰大野。見禹貢其川河洸。古濟字即洸水見禹

貢其浸廬維。廬水通典曰在濟陽郡廬縣今湮廢不可考維水即維水源出山東高縣自濰縣北入海二水禹貢在青州域內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

貫利者不越九州之國也

宜六擾。其穀宜四種。稻黍稷麥。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吳嶽也在陝西隴縣西北。其澤數曰弦蒲。在東西隴縣西。其川

涇。源出甘肅比平縣。源出弦蒲數至陝西長縣合于涇。東流主陝西入渭。源出甘肅涇源縣至西華縣北入河洛。見前。苑之戰。其利玉石。其民三

男二女。其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在奉天北。鎮縣西。其澤數曰獫狁。音養。在東萊陽縣東。禹貢屬青州。其川河泆。其浸菑。首時。菑水亦曰淄水。源出山東萊蕪縣至壽光縣東北入海。時水。源出臨淄縣西合小青河入海。二水禹貢皆屬青州。其利魚鹽。其

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馬牛羊豕。其穀宜三種。稻黍稷。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在山西霍縣東北。其澤

數曰楊紆。即大陸澤在今直隸寧晉隆平及鉅鹿縣境。其川漳。見禹貢。其浸汾。源出山西平武縣西南。潞。今直隸通縣之管涔山南流入黃河。白河即潞河也。其利松柏。

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即北嶽在直隸曲陽縣西北。其澤數

曰昭餘祁。在今山西祁縣東。其川虜池。音沱亦作滹沱。源出山西繁峙縣。嘔夷。一名唐河源出山西靈邱。入直隸至天津會北運河入海。縣下流至直隸入于易水。其浸涿。音來

即拒馬河源出直隸涿源縣東流入白溝河。易。易水有三皆出直隸易縣分流東注合衛河及滹沱河以入于海。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馬牛豕

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藩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方望溪曰
刑邦國即
下經用三
典於三等
之國蓋以
刑邦國之
民若諸侯
之不率者
則九伐施
焉非五刑
之所及也

曰蕃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由王所從道居前王殷國。殷商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行其前日所戒之令。狩則六服盡朝。許之殷國。亦如之。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周掌刑之官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新五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治平之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紊亂之國用重典。以五刑。即下所述五刑也糾察異糾察異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勞力勤勞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也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紓職。糾察其職守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獄城也聚教罷罷同疲民。罷謂困極。罷弊民不怒。作勞有似于罷凡害人者。寘音至。置也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言不以人類齒數之也三年。其不能改而出亡。謂逃圜土者殺。以

既曰刑邦國又曰詰四方蓋詰之用刑而不率三典者太宰以刑典詰邦國即此義也
使知改則終可安其生不改則如所逃其死茲兇之民舍此無以革其心雖周公制法亦不得不出於此肺石以達窮民又所窮民有地以警有職聽之與職聽之土而懲其枉橈也

兩造造至也使訟者兩至禁民訟。入束矢矢取其直也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券書也謂獄訟之要辭禁民獄。入鈞金三十斤為鈞必

入金者取其堅也。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

麗附也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蕃役。其次九日坐。

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恐其習前

為非故使州長里宰保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赤石也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報也于上。而其長

弗達者。立于肺石。二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

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俱見大司馬篇也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洫其盟書。而登之

于天府。祖廟之廟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六卿之官也皆受其貳。副也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六典也

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八法也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鄭司農云若今時決事比也。弊斷之。大祭祀

奉犬牲。若禋音因祀五帝。則戒之日。卜也洫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致牲也。前王為王引導祭之日亦

如之。奉其明水火。明潔也明水取于日月者。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洫戮于社。凡邦之大

事。使其屬土師以下也蹕。禁絕禁絕行者

儀禮士冠禮儀禮以射禮喪祭禮爲最精詳然不能鈔全經姑鈔其篇幅短者

此篇當取注疏詳審

讀之逐字逐句以古

訓切實參覽乃得經

義固非片言隻詞所得盡其義蘊也

士冠禮。筮于廣古廟門。主人冠者玄冠、朝服、緇帶、素鞶。音必蔽膝也。以白韋爲之。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謂公

若私臣士受地則有臣無則以隸子弟攝之。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筮所以問吉凶謂善也。席筮

具饌也。于西塾。門外西布席于門中闈。音闈。門楹也。西闕。門限也。西面。筮人執筮。策抽上韝。音獨。藏策執

之。進受命于王人。宰邑長。家臣也。通稱私臣也。自右少退贊命。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

卦者。筮人之貳。主記卦爻。在左。卒筮書卦。卦者。書十版。執以示主人。主人受。既。古視字。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旅衆也。與

其屬共。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有司。主禮者。告事畢。主人戒賓。戒告也。賓主

賓辭許。一辭卽許也。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筮日也。筮于廣門以下。是也。之儀。

乃宿賓。宿。進也。謂進之。使知冠日當來。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

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佐贊爲冠事者。一人。亦如之。厥明夕。宿贊明日之夕。爲期于廣門之外。主人

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

曰。質明也。正明也。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夙興。設洗。直謂相也。于東榮。屋翼也。

南北以堂深。謂洗在南北去堂如一堂之稱也。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牆也。下東領。戶在東東領者使便于取也。北上。爵弁服。

爵弁用三十升布為之形如纁音薰淺紫又黑多朱少如爵頭也。纁音薰淺紫也。裳純衣。絲衣也。緇帶音合音夾鞅絳也。合音合音夾鞅絳也。皮弁服。皮弁以白鹿皮素

積辟也。素裳辟。纁帶素鞞。玄端。端正也。其色玄而正。幅無殺。故謂之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謂三裳也。緇帶爵鞞。爵謂爵頭也。

緇布冠缺項。讀如頰。卷賦也。結項中為四綴所以固冠也。青組纓屬于缺。組冠系屬連也。謂以二組兩相屬於缺。條寸頤下面結之。緇纒。音纒。所以廣終

幅。長六尺。皮弁筭。所以固冠者。爵弁筭。緇組紘。音弘。纁邊。屈組為紘垂於飾。纁邊組側赤也。同篋。同貯之櫛。理髮實于篋也。蒲

筵。席也。二在南側。尊一甒。音武。禮。無偶曰側設尊也。在服北。纁裳也。有篋。實勺。音勺。升尊也。所至角。枌。音四。勺升尊也。所

輻細狀如七以角為之。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音算。竹器。執以待于西。坫。音店。堂角也。南。南面。東上。賓升

則東面。主人玄端爵鞞。立於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袵。音軫。袵也。袵如珍綺紵之袵。玄。舉也。袵也。袵如珍綺紵之袵。玄。舉也。袵也。袵如珍綺紵之袵。玄。舉也。袵也。袵如珍綺紵之袵。

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未冠者所服。紵。音結。結髮也。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

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

先人。每曲揖。虛在大門之東。賓入將同折。西東揖直虛將北曲又揖。至于厲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

文正既選此篇後來黎紳齋選續古文辭類纂亦仿之退必營苦儀禮難讀存之以備古聖創造之精誼若文字之高固不容後世強襲矣

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

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置也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施也纚

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與降西階一

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鄭玄曰行翔而前鶴焉按行而張拱曰翔鶴同踰踰踰動也乃祝坐

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鞞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櫛設

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加笄與賓繫組也賓

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所謂服備而容體正也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

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枲覆之面葉

古文葉為蕩葉柶大端而葉則柄向賓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枲面枋今文枋為枲柄枲柄也筵前北面冠

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枲祭醴三興筵末坐

啐措誨切禮建枲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賓答拜冠者奠解於薦東薦謂醢醢降筵北面坐取脯

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

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廣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女廣門外

更衣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

服玄冠玄端爵鞞。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

束帛儷皮。贊者皆與。音五贊冠者為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俎盛牲器。使人歸之于客家也。若不

醴。則醴。音焦。去聲。冠婚禮祭名。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甔有禁。兩者酒及玄酒。禁承尊之器。玄酒。新酒也。在西。加勺。南枋。洗有

篚。在西。南順。北為上也。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

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

于筵西。徹薦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醴。攝酒。攝猶整也。謂撓之以示新。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

三醴。有乾肉折俎。乾肉牲體之脯也。將升于俎。又節折之。故曰折俎。齊音劑以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若殺則特豚。

特一載合升。凡牲皆用左非。煮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離肺。離割也。割而未絕也。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肝也。實于鼎。設扃。閉鼎木也。音寬。

鼎蓋也。始醴如初。再醴。兩豆。木器。盛滂。物有蓋。葵菹。葵菜名。非菹醬屬。羸醢。非屬。盛乾物。栗脯。三醴。攝酒如再醴。加俎

齊之。皆如初。齊肺。卒醴。取籩脯以降。如初。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

禮儀既卒
事以詩終
彬彬乎質
有其文矣

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如父兄主冠之儀。禮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直東塾。北面。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守臚。于西階下。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玄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祥也。介爾景福。皆大也。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重也謂再加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遐也。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者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誠也時成熟之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感而至也。永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滑。清也。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醴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陳列貌。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照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叶韻音古大也。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伯其次某所命字甫大夫美稱。仲叔季惟其所當。履夏

用葛。玄端黑屨。青絢音勛履頭飾。纒音億條也。純首準也。純博廣也。寸。素積白屨。以魁音附附之。魁陸狀如海蛤附注也。謂以蛤灰塗屨使白。

緇絢纒純。純博寸。爵弁纒屨。纒絢纒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纒屨。纒布帶而疏者。纒衰所用。此非喪不屨者。豈嫌其類。

子小功布歟

儀禮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摯同。冬用雉。夏用脰。音居乾雉也。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命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某

遠之因以主人之命命見也。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

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言誠心欲往非徒外貌也。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

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

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言不足以習盛禮亦不敢當之義。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

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

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

此篇但以清疏之筆簡淨之文視冠禮文字各別

拜。主人復見之。復往復也。復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摯。謂鄉肆所執來者也。曰。曩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

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

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

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以將不於

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為臣者。則禮辭。一辭其摯而許也。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

固。固也。賓入。奠。置也。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

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以賤

私。家臣曰私。賤者謙辭也。不足以踐。行也。不足以行。賓禮蓋賓客不受摯。禮。敢固辭。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

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

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前也。左頭。如麇。音迷。鹿子。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君。執

摯至下。曲禮所謂下如提蓋當帶也。容彌蹙。猶促也。恭怨貌。庶人見于君。不為容。謂趨翔。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

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

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非燕之見蓋有事而見也于君。必辨視也。君兩面臣北面其位有定有時不升不可不辨也。君之南面。若不得則

正方正北也。不疑君不得疑君所處邪向之。君在堂。升見無方階升見升堂見君也。君在東則升東階。君在西則升西階。無一定之方向。辨君所在。凡言

為君言。非對也自有所言非答君之問也。安安坐也。而後傳言傳猶出也。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

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

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言否也。中視抱抱。懷抱之所言。舉垂目當抱若容其思之。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改。改變也。謂傳言見答應之問。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也。衆

皆若是。若父則遊目謂目可旁視以察其否也。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

於君子。君子欠伸倦貌。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謂自變動如撰杖履。視日早暮之。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

膳葷所食之葷辛物如葱。和之類食之止臥。請退可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于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徧嘗膳。飲而俟飲在食後。

亦嘗之俟君君食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

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同僻。隱僻謂避之隱處也。而后屨。君

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不敢當非常之體。故不辭亦不顧也。遂出。大夫則辭。

退下。比及門。三辭。若先生致仕者。異爵謂鄉大夫。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

觀儀視士
相見禮大
致同一機
軸

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不稱寡及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寡大夫之類。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舒安步也。武足跡也。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上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宅居也。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儀禮覲儀

覲見至于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謂諸侯亦皮弁。迎于帷門。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王。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饋接賓以禮曰饋。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騶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饋之束帛。乘馬。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帥首也。乃汝也。初故也。謂故事。侯氏再拜稽首。諸侯前朝。朝之前一日也。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

面北上。侯氏裨音冕。衣裨衣而釋幣于禰也。行主也。乘墨車墨車大夫之車乘之者屈於王也。載龍旂龍旂交龍之旂諸侯所建也。載者不敢張之也。

弧音獨也。所以張繆之弓也。編弓衣也。此不張故載弧而韜之。乃朝以瑞玉諸侯所執之圭璧也。有纁所以藉玉者。天子設斧依豎切依如屏風有纁斧文所以示威也。

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竟冕。負斧依司坐之屬。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

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置也。圭。再拜稽首。擯者謁告也。天子將以賓禮親受之故告。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成拜。乃出。四享鄭玄曰：四當為三大行人。諸侯席中將幣皆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供獻之物。陳于庭也。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

之。匹馬一馬也。卓高也。超也。上。前也。謂超卓于九馬之前也。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

撫玉撫之以示受也。一曰王不受玉但撫之而已。侯氏降自西階。東面受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

之事異。乃右肉袒此恐懼待罪之意。于席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介告也。述職不敢自謂無過故聽事聽事待罪也。擯

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氏無事。歸甯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天子外屏。南。適門。西

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成拜。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

外門外。再拜。路車也。先設。西上。路下四同謂四謂乘馬也。亞之。重賜重猶善也。無數。在車南。諸公謂天子三公。奉篋服。

置服于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謂左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饑也

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僎使者。諸公賜

服者束帛四馬。僎太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

其異姓則曰叔舅。饗禮乃歸。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

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

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音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豫爲其見君尙左。公侯

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僎。謂僎者天子乘龍。馬八尺以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

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

燔柴祭山丘陵升。爾雅祭山曰廋。或廋或縣置之十山疏。祭川沈。爾雅祭川曰浮沈言投

既祭埋之也。廋謂埋藏之此言升者升而廋縣之也祭地瘞。祭地曰

禮記祭法

小戴記推喪大記投壺二篇首尾完備
餘皆疏略不詳姑抄其不甚攙雜者

極繁重之
非而以極
簡渾之筆
寫首尾完
整條理分
明而於禮
經情意不
差毫末乃
知六經為
天地之至
文

祭法。有虞氏禘王者宗廟大祭黃帝而郊祀天而以。祖祖其顓頊音旭而宗宗其。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

郊音衰。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音世孫而郊音洩。冥音洩而宗湯。周人禘音洩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燔柴祭天時積柴其上面燔之也於泰壇即園丘冬至祭天之處。祭天也。瘞埋爾雅祭地曰瘞。瘞謂既祭埋之也。瘞埋同於泰圻即方丘夏至祭地也。用辟牲赤色也。犢埋少牢於泰昭名祭時時四也。讀為禱。近讀迎一讀為祈。王為作祖迎寒暑一往一祈卻變并曰於坎壇。祭暑於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壇也。幽言其禱祈求也。

於坎壇祭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祭月也。幽宗祭星壇也。幽言其禱祈求也。

玄以宗為祭星也。雩音于宗祭水旱也。呼而求雨謂之雩。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四方百物之神也。方則四而位則八。故有坎有壇而。

祭星也。雩音于宗祭水旱也。呼而求雨謂之雩。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四方百物之神也。方則四而位則八。故有坎有壇而。

山陵川谷邱陵。詎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

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

不變也。七代唐虞三代為五代。加顯瑱帝為七代之所更直更立所祭之人也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音善。封土曰壇。除地為墀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

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祖也。廟。曰皇考會祖也。廟。曰顯考高祖也。廟。曰祖考始祖也。廟。皆月祭之。遠

廟為祧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其主藏于二祧。有二祧。享嘗謂四時之祭。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嫡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諸侯之中上下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 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王爲

羣姓立社曰大音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宮中曰中霤。音溜室中曰國門。曰國行。道

往來之處曰秦厲。古帝王之無後者 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

國行。曰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 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 曰門。曰行。適士立二

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下祭。以尊祭卑 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

孫。適來孫。玄孫之子爲來孫名爲來者以其世數距遠而未已也 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夫聖王

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創法以施于天下後世之民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

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謂炎帝神農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亦植百

穀爲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

野死。鯀鄴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立定百物之名以明民共音恭財。顓頊能脩之。

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冥爲司空勤其事死水中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

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禮記投壺

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音捧下同矢。司射奉中。受算器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不直之矢也哨壺。音謂口不正也壺。請

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

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

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皇

云與射爲數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情而潔淨無一。設在經籍中。是

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受其主人般還音旋言不敢直也。曰辟。音避。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卽就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席也。司射進度壺。度其辨設之處也。間以二矢

半。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既設中乃于中東請賓曰。順投爲入。投矢于壺以矢本入者比乃名爲入。則爲之。勝者比

避投不釋。比頻也。若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雖入亦不爲之。對算。勝飲不勝者。勝者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勝飲。勝者之爵也。既行。請爲勝者

立馬。勝算也。一馬從二馬。三馬爲一。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若勝者得二馬。負者得一馬。則負者之一馬以足勝者之二爲二。故曰一馬從二馬也。三馬既立。

請慶多馬。若頻三馬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鼓瑟者也。曰。請奏鯉首。詩篇名。間若一。

謂前後樂節中間。大音。樂曰。疏數如似一也。曰。諾。左右告矢具。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筴投。拾更。請賓主更遞有。拾更。請賓主更遞有。

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釋一算于地也。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投壺也。司射執筴曰。左右卒投。請

數。二算爲純。音全。全也。一純以取。純則別。而取之。一算爲奇。同基。雙也。遂以奇算告曰。奇餘也。左右數均等之餘算手執之而告。某賢與某

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

灌。納飲。爲奉養也。勝者跪曰。敬養。敬以此觴爲奉養也。正爵既行。請立馬。請爲勝者樹立其馬。馬各直其算。所立之馬各當一馬從初釋算之前。

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算多少視其坐。算之多少。

錢辛楣宮
中宮東宮
北宮西宮
係宮字之
誤下天之
五可坐位
也可證
兩兩相比
者名曰三
台者字名
字衍

當依漢志
作五曰司
祿六曰司
穴索隱可
證
兩兩相比
相字當依
漢書作而
比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星名天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音鈞下同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他果反音委張照曰隋即橢宇北漢書端漢書漢書兌漢書若見若不通曰陰德農辰名月內陰德之神也。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星名晉書天志謂蒼髻也。右五星曰天棊音棊一音皮又音剖星名棊音棊。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音標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通三。能星名即三台也。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星名。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東方七宿之名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是也。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房宿之別名按龍七天馬駟故房之四星謂之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鈴。

北一星曰華。古讀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星垣名爲三垣之一中六星曰市樓。名市中星

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同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

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

星曰南門。氐爲天根。氐之別名主疫。尾爲九十。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音客曰口舌。火犯守角。

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南方七宿之名。即井鬼柳星張壽軫也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衡十二星

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

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送入

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他果反音妥星五。曰少

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

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

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銖成質。柳爲鳥注。通味音畫主木

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通素音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

爲員官
星後索隱
當爲官

天庫樓
樓字依漢書
當衍

附耳入畢
中兵起
至父云漢
書無此七
字當從之
或是脫簡
常在簡有
識亂臣在
側句下也

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張照上星字當作轄明與四星等。若一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星名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膚。音積。昂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罕本字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昂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二星。兌。漢書下作銳同曰罰。為斬艾。劉音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膀也。小二星隅。置曰觜。音醉平聲觜。擣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音流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

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瓠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音聚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子匠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問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音度。闕音遇。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略通落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卯晨出。曰躋

晉卿二字
錢曉徵云
衍漢書准
南漢俱無

漢志長王
作長王非
渠此文有
勅下文芒
昌與王酌
也

漢志大章
作天皇斐
氏身解同
按大章與
上文覆此
當是大皇

蒲眠。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音臧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驗。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古協。治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臙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涿他昆。灘食。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天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通。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閼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音偉。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且。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帥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通。飄音殷。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

天泉當依
漢志作天
宗此下明
昌邑與
崇納也

方望溪云
上熒惑字
簡史證說
同
錢曉徵云
勃即悖字

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棊。長四丈。未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棊。音參差長四丈。未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變。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宥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禮失。討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張照曰二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音旋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

錢曉微曰十二當作十三可致天下以字下有以字石氏星經可以重德致天下此省德字上文填星主德德卽重德也方望溪云凡三占以戰則敗又爲奔北又爲軍困於敵案正義北軍北也據此則

敗。熒惑從太白。軍變。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李夏。日戊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二十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光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木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忽內切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爰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

史文北下
無軍字疑
上戰敗二
字爲衍文
王氏於北
上增水字
引漢志燹
感與辰合
晉志火與
水合爲證
用韻
史札記云
意當是患
字之訛
此言填星
行度盡處
兵亦盡也
下辰星亦
有此句

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爲喪旱。赤圓則中不平爲兵。青圓爲憂水。黑圓爲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

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鬮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圓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

北宋本無字異漢志同下三日而復盛入漢志亦無出字此多字皆可刪當從漢志

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奕。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音澤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太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對其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僂。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皆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兵出。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於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與事左之迎之。

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宮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晨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

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鬥。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音搤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大撓。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言。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閭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熱。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爲員官。辰星廟。鬻夷星也。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

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觶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圓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甯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蝕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感也。甲乙四海

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鎮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音蛇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音譏火。望之如火光。炎衝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羽毛然。長庚如一匹布滿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二千餘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音擗搏。兩端兌同銳杓。雲如繩者。居前互天。其半半天。音蟄音巢者類闕旗故。鈎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

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旛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人國邑。祝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音慶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豁城。音伏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臬枯橐。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音倍化。漢書作詐言誠然。凡音概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音昆兵。北方爲中歲。東北

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且至宜爲麥。風至日映音畫爲稷。映至舖爲黎。舖至下舖爲菽。下舖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適齊且下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暑。同影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黃帝高陽高辛堯舜也三代。夏殷周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

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祿祥不注。祿祥吉凶之見也。言自古以來所見天變國皆異具所說不同及

家占物怪用合時應者其文并圖籍凶吉並不可法則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造命性不傳。傳其人不得傳。可

深告語也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名德戰國時作天文左占八卷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

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

貴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五歲一大變上下各千歲然後大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

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

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命主。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殍伯。同田氏篡

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臣主共憂患。其

察饑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見十二諸侯年表序七國。景帝時是王濞王成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卬梁膠西王卬也相王。言

從衡同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也。故其占驗凌雜米鹽。細碎二十八舍。三十二

從衡同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也。故其占驗凌雜米鹽。細碎二十八舍。三十二

疊廉卿云
以驅邁雄
魁之深博
瑰瑋深博
之詞漢人
文大率皆
然而史公
尤擅其勝

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言北斗所建乘十二辰兼十二州二十八宿自古所用從來久遠也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

之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皆南方之星故吳楚占候也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宋

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皆東方之星故宋鄭占候也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北方西方之星故晉占候也及秦

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可黃河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之

內中國從河山東南為陽也陽則日歲星熒惑填鎮星。日陽也歲星屬東方熒惑屬南方填鎮星屬中央皆在南九東九陽也占於街南。畢主之。天街二星主畢昂十國界

也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則星主陽也其西北則河貉同貉月氏音支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

月陰也太白屬西方辰星屬北方在北及西為陰也占於街北。昂主之。天街星北為夷狄之國則昂星主之陰也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

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猶與胡多引弓之民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自主中國。而胡貉

數侵掠。主緡領也入也星經云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國敗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國不敗是胡貉數侵略之也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富主夷狄。其大經

也。此更格行反下同為客主人。星經云辰星不出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主辰星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不兵不戰合宿乃戰辰星

入太白中五日及入所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視旄所打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諸侯而彊時。當司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

之以終始
古今深觀
時變則又
不信占候
矣此史公
因旨也著
帝行德以
下畫後附
紀非史公
本文

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謂相去遠近。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五

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

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

觀時變。察其精麤。同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即左右角間也。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為

之空。黃帝行德。天矢天矢一星在天廟南。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

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大赦之年也。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

昂為之圍。圍三幕。德乃成。不三幕及圍不合。德不立。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

北天關一星在五車南畢西。為之動。天行德。天謂北極紫微宮。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同三衡者。天

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奇異教令

史記封禪書秦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禪。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反曰禪。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十四 典志一

吳至父云此篇意義明了獨文字萬數千首如一筆書精神昌王脈絡貫輪後便無能企及又云此書總為主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雖受命而助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再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

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

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後尚書作璿璣玉衡也。璿轉而後不以玉為璿。謂暹

天儀也。以齊七政。日月五星也。遂類祭于上帝。禮也。于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望山川。徧羣神。輯五

瑞。公侯自于男之瑞玉。擇吉日。見四岳諸牧。謂四方諸侯。還瑞。還五瑞于諸侯也。歲二月。東巡狩。于岱宗。岱宗泰山

也。柴。燔柴祭也。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方諸侯。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合四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正日。正其日。之甲乙。同律六

度量衡。修五禮。吉賓軍嘉。五玉。五等諸侯執圭。玉執少玉。三帛。諸侯執子執纁。公之孤執黃。附庸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月巡

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

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以上皆虞書所載。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

二龍去之。應劭曰。天賜孔甲乘龍。河漢各二其。嬖黷。頹狎。故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湯既勝夏。變治社稷。而後世及句龍者。不可而止。

作夏社。夏社書篇。名今亡。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

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伊陟太戊臣伊尹之子尚書伊陟子巫咸孔傳云贊告也巫咸殷臣今此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

巫咸爲巫覡蓋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

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

高宗。有雉登鼎耳。雉音濟。

鳴也。武丁懼。祖己殷賢臣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甯。後五世。帝武乙慢

神而震死。

武乙爲象齒盛血仰而射之。號曰射天。有遇雷震而死。

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

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

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

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宗尊也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

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

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也。

邊境也。自以爲主少暉少暉白帝也之神。作西時。

音止。天地五帝之祭地也。祠白帝。其

牲用騶。

音劉。赤馬。黑騶曰騶。駒黃牛。羝牡羊也。

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

吉。文公夢黃虵自下屬地。其口止於躑

音音。躑地名。今陝西郿縣山阪曰躑。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

吳云因癘有故時遂微論及方士無稽之

說以為後文張本卻將雍之諸祠自此與離之他所使人目眩此昔人所謂筆墨流珠也
此等皆為後宮神君等作影
吳云穆公上天句諷傳之事幹旋之筆

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地名武時。雍東

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上之所居者曰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

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

于陳倉北阪城祠之。于陳倉北阪上築城作祠廡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

南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音云。殷聲也云。足句之辭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

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今陝西鳳翔縣南後子孫飯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當

為於鄜時。作伏祠。六月伏日也。周時金伏之始有之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同災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

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同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

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

會諸侯于葵丘。春秋宋地在今河南考城縣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山名泰山之支阜也。在今山東新泰縣西者七十

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山名泰山之支阜也。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慮。古通伏

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山名泰山之支阜也。在蒙

安縣 顓頊音旭封泰山。禪云云。帝嚳音酷封泰山。履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

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山東泰安縣西南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

公曰。寡人北伐山戎。亦北戎居今直隸遷安縣地方過孤竹。古國名今直隸盧龍一帶是其地伐大夏。嘗是西北方國名非漢時之大夏也涉流沙。

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在今山西平陽縣西北南伐至召陵。地名在今河南偃師縣東登熊耳山。在今河南盧氏縣南以望江

漢。兵車之會三。謂魯莊十三年會北平宋風僖四年會于葵丘是也而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會于陶僖五年會于首止八

年盟于北九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匡正也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諸侯莫不。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

管仲賂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音臚上地名一之黍。北望地名也之禾。所以

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以藉地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后物有

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茂。鷓鴣數至。而

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納。晉君夷吾。寘公名其後三置晉國之君。

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陪。言易姓而

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

歸熙父云
周人之言
方怪者自
長弘此是

勇支他人
文字無此
今案此殆
精神橫恣

矣至父云
秦靈公祭
黃帝炎帝
尙是人帝
至獻公祀
白帝則是
五天帝之
說也矣但
秦靈公作
西時已祠
白帝云主
少皞之神
天帝之說
已久盛矣

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祠古通其寧。詩云。張道曰詩云二字不審斤謂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秦

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於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

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是時蕞弘以方方術事周靈王。諸侯

莫朝周。周力少。蕞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一名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

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蕞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蕞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

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儋同曰。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

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周時秦為離秦并周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

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太史儋言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

亡。禮宋有太丘社以社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

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螭。音胡蚯蚓也應劭曰黃帝上位故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

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武王伐紂渡河有火自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

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通

黑度以六爲名。水北方六寸爲荷六尺爲步音上大呂。陰律之始也事統上法。水陰陰主刑殺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

郡縣祠騶嶧山。即嶧山亦曰鄒山在今山東鄒縣東南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

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以蒲裹車輪也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讀如粗茅也

稽。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緇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

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

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緇

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

八神。求仙人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

齊也。其祀絕。莫知祀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蘇林曰嘗天中之齊天齊淵水。漢師古曰臨菑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蓋謂此也居臨

菑。音淄今山東臨淄縣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

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東平陸縣名監其縣之鄉名也齊

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名在東平福山縣東北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章昭曰在東平長廣縣按長廣

故城在今山東萊陽縣東萊陽縣 皆在齊北並勃通海。七曰日主祠成山。在今山東文登縣海濱 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

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音邪山名亦作瑯琊在今山東沂州縣東南 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

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言八神牲牢皆同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

之運。騶子名符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其所始為名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為水德 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

忌正伯僑。項師古曰自宋無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一字最後論其甚後也 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

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術。騶子之書篇名也 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述不能通。然

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齊威王宣王 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此三神山者。其傳世人用傳云爾 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

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

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謂心甘 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

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

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秦郡名即今山西

吳云自齊威宣之時。威宣之時。此段推論方仙所由起為通篇提頓處。

吳云史公

用然字則

字與後人

不同

自威宣燕

昭再提再

頓

三神山一

段寫後方

士侯神人

作影純用

迷離倘恍

之筆及秦

始皇句尤

為武帝射

影 瀟灑之筆 如神而辯

靈出但見
金銀靈
未能至望
見之形與
後神人尙
音邪否邪
皆涉筆成
靈

吳云借秦
刺武帝借
秦事極力
騰挪提下
名山川
及秦并天
下寫秦一
段

寧濟南歸。後三年游碣石。山名見前禹貢考入海方士。從上郡秦郡名今陝西榆林道及內蒙古鄂爾多斯之地歸。後五年始皇南

至湘山。即君山在湖南岳陽縣西洞庭湖中遂登會稽。竝海上。冥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地名在直隸平鄉縣

東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濟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

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三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

詩書。誅僂同同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譎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

貴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通與軼衰。名

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今祠官所常奉天地名

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即奇山在河南洛寧縣北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即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

曰嵩高。有太室少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夫祠。因泮凍。

秋涸凍。冬饗報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

薄山。即首陽山在山西城縣北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在陝西龍縣南與吳岳隔隴木接岐山。在陝西岐山縣西北吳岳。即丹山在陝西隴縣西鴻冢。未詳所在

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漢縣名今陝西大荔縣沔水經沔祠漢中。郡名音淵即沔水在甘肅平涼縣東

祠朝那。漢縣故城在今平涼縣東南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澗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

而大家爾雅山頂曰家鴻岐吳岳。皆有嘗禾。以新穀祭也陳寶節來祠。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

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灞產灑。長水。即荆溪在陝西藍田縣西北灃澇。音勞涇渭。皆非大川。

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無車駟之加汧洛二淵。即建水在甘肅合水縣東鳴澤。服虔曰在涿郡河縣按實縣故城在今直隸涿州縣北

蒲山岳壻。音音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澗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爾雅祭星曰百諸庶、諸逮。未詳

書作之屬。百有餘廟。縣名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南秦非子始封于此亦有數十祠。於湖。縣名今湖南即鄉縣東有周天子祠。於下邳。音圭

縣名在今陝西渭南縣境。有天神。豐通瀆瀆。通鑄周舊居之地有昭明。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為昭明天子辟池。用天子辟雍之地鑿為池故曰辟池也於社毫。音薄

社漢書作杜縣名。邑名。有三社主。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于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故周人祀之也之祠。壽星祠。而雍管音廟亦

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謂密時上時下時畦時

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澗凍。冬賽祠。五月嘗駒。

長句健惟
退之得其
仿佛

漢興以下
寫漢一段

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逆龍轅車一駟。

木禺車馬一駟。禺謂偶其形于木也。轅車車之有鈴者一駟謂四龍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音埋。

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上齋戒也。一郊見通權權音貫亦云月上句也。

火。烽火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經常也。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詢

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

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謂有災祥輒令祝官

祠祭修其皆惡于衆官及百姓也。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

禱豐色粉榆鄉名。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豐鼓旗。遂以十月致灞上。與諸侯平

咸陽。見項羽本紀。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

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

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

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猶官社也。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

吳云餘文
帝制詔除
祕祝移過
及載致敬
無祈似甚
不惑神怪
矣後卒惑
於公孫臣

帝之祭。及山川諸神常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石。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古次母之神也之屬。秦巫祠社主即上文三社之目。巫保。族。壘二神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古巫之先有鑽者。司命。施糜謂主施糜粥之神之屬。九天漢晉五帝紀立九天廟于甘泉。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即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其祀死魂魄為厲故祠之。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在今陝西武功縣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亦曰天田星主稼穡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同以祠。隨其之豐儉也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令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大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蓋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固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

新垣平之
邪說在渭
陽帝及日
再中改元
之事皆武
帝先辟也

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馬被馬之飾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黃河及湫泉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音儻者歸

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

終始傳。轉也謂轉次之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

律曆。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河隄名在東郡白馬縣界按漢白馬今河南滑縣是也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

內赤。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內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甘肅秦安

北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厯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

害于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

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

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司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凡

明以東北為居西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謂同一屋而用為五廟各立門室也帝一

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

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

爲池而種蒲也

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

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

謂采取之也

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亭名若

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

猶當也。謂當其處也。

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

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

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音蒲。天下歡樂。飲酒也。平言曰。

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

謂正當汾陰也。汾陰故城在今山西榮河縣北。

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

乎。弗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

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

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

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朔。正謂正朔也。度度量也。而上鄉

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

吳云此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

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音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以產乳而死也

見神於先後宛者。先後兄弟妻相稱謂也。即今妯娌宛若字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往禪。其後子

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

道辟穀不食之道也。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姓趙景帝時絕封。舍人主方主方藥也。匿其年及其長生。

常自謂七十。能使物物鬼物也。卻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

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入。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

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田蚡也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

兒時。從其大父識音志。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

年陳於柏寢。臺名。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少君言上曰。

祠竈則致物。物亦鬼物也。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

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古之真人安期生食巨棗。

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道方士入海。求蓬

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皆劑藥之分劑也。為黃金矣。居久之。季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

不死。而使黃鍾鍾當作垂皆錄名蓋史寬舒黃睡問人也。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

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詞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

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壇有八陸通道以為門。於是天子令太祝

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

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

子常以春解祠。謂祠以祭解罪求福。祠黃帝用一梟。梟名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冥羊用羊。祠馬行。皆神名。用一青牡馬。太

一澤山君地長。史記正義曰本紀作澤山澤山君地長謂祭于澤山也。用牛。武夷君神名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

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為其明

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麀。音庖鹿屬。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

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云云一頓

於是誅文
成將軍再

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符謂也。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畫以勝。考謂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己。已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大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通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名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游水。姓發根名。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巨。兩與我切。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

聞其言等
與人音等
與問上上
不言問下
下不言皆
荒唐可曝

是歲天子
始巡郡縣
浸尋於秦
山三頓

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

書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崇潔自成除然信入也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以漢書作欲言神所欲言上輒爲下

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書漢書作

畫孟康曰策畫之注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

司言元宜以大瑞命。不宜以一二數。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至其終武帝即位始有年號改元以建元爲始一元曰建。建元元二元以

長星曰光。元光元年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改元狩元年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漢書無今上帝

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遷又祠官寬舒議。大地牲角繭栗。牛角之形或如繭或

如栗言其小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

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臚音誰丘。地名地形高起如人尻臚故名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

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

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猶浸淫也於秦山矣。其春。

樂成侯。丁義上書言。纒大。纒大膠東宮人。膠東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

藥注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膠東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

危以法。康后聞成文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成文。後

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是于甘美之言也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

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

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

致也。然臣恐效成文。則方士皆奄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有毒食之能殺人。死耳。子誠能

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

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同邪。致尊其使。然後可

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

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問者

河溢暴水旁地也。陸堤築隄之役也。絲築隄之役也。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言變大能通天意。乾

稱蜚龍。鴻漸于般。同。蜚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磐。漸卦六二爻辭也。磐山石之安者。朕意庶幾與音預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

稱蜚龍。鴻漸于般。同。蜚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磐。漸卦六二爻辭也。磐山石之安者。朕意庶幾與音預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

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轡同斥者不用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

主衛太子姊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常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

道。自大主武帝姑寶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

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

天子道讀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

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音腕握同腕

加海上燕齊之聞莫不搯握云四頓

其同示用心之意。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唯后土營旁汾水魏國之境故曰魏

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切薦之。以鼎

上甘泉將薦之于天。至中讀山在陝西涇陽音溫溫音溫溫有黃雲蓋焉有庶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

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問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

歲豐廩未報未獲年豐之報也。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秦吳伏藏氏造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

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九州之牧也之金鑄九鼎。皆嘗享同飴音商而祀之。

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即上文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

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滋音滋不吳音不不驚音傲。胡考之休。此周頌絲衣之詩。其門鑿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圖掩上謂之鼐。吳譌譁也。考壽也。美也。言

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鑿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至。今鼎至甘泉。治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

溱神降之福。龜考之美。曰何壽之美。曰壽之美。對之辭也。

中山有黃白雲降。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爲符。雲若或在車蓋也。一曰蓋詭辭符謂符瑞也。路弓乘矢。集獲壇下。路弓大弓也。乘矢四

矢。言以大弓四矢而後獲之壇。指前射座之事也。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

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殊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

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

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木府之簿小者也。書曰。黃帝得寶

鼎。列胸。音勅地名。問於鬼臾區。黃帝臣。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年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

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日月朔望未來而推。故曰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

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人姓名。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

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在今河南襄城縣南。黃帝採銅于此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非毀鬼神之人也。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山名在陝西淳化縣。所謂寒門者。谷口也。谷口。神山之谷口也。漢時爲縣。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爲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在今河南開封縣南。亦曰覆釜山。黃帝鑄鼎于此山之陽。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胡謂頰下垂肉也。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在今南陽縣縣父山。北湖北流入河。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音從。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

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山名在甘肅平涼西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

放司薄忌太一壇。壇三垓。音皆重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

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具俎豆酒

造禮而其下四方地。爲醴音礙又音綴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

居其中。處在鹿中。水而泊音澗之。灌水于釜中曰泊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處特。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鹿。止一特也太一祝宰。

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

日夕夕月。王者祭日曰朝。日祭月曰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謂祝辭曰。天如以寶鼎神策授皇帝。

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同炊具。有司云。祠上

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名有司奉瑄。音宣璧大六寸謂之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

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

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

斗登龍。以牡荆爲幡。平而畫。幡爲日月龍及星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

於是郡國
各除道繕
治宮觀名
山神祠云
五頓

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多
不讎。相應為讎不
讎謂一驗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音氏。名故城在今
河南偃師縣西城上。

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保者非有求人

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

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

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無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

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武帝令樂人侯
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

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郡名今內蒙古鄂
爾多斯旗是其地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

冢橋山。在陝西中部縣西
北上有黃帝冢釋兵須如。名。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家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

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首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

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天子射牛
示親殺也事。齊人丁

自得寶鼎
以下正敘
封禪仍數
曆提振此
一提也

天子既聞
公孫卿及
方士之言
再提

齊人之上
疏神怪
奇方者以
萬數云云
三提

上即見大
跡八句跌
宕四提

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上古有人皇者九人也

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周人姓名屬會也。會諸儒圖封禪事也

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

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從山下轉石而上也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謂天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迹。未信。及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張悲切車。及問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

奉高。名縣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

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

玉牒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奉車都尉官名子侯霍去病之子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

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在山東萊蕪縣東北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

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

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

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

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景光祥光也屑潔也敬屑同如有望也謂其夜若有光也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

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

帛二匹復博奉高蛇音移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音服

作女徒也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不任守復令作于官亦一歲謂之復作徒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

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

天子既已封泰山又頓折入求仙數以公孫卿言爲掌法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自九原。郡名今蒙古喇特茂明安二旗之地五月反至

甘泉。有司言寶鼎出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葦音佩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葦于

三能。台同望氣王朔人名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

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爲休祥。壽星仍出。淵耀

光明。信星鎮星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

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

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神祠名過祠泰山。還至瓠子。地名亦曰

瓠子口在今直隸侯陽縣南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謂沈祭具于水中也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

迹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以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

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

卜。持雞骨以下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

為觀如縑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蜚廉觀及觀也

甘泉則作益延壽觀。益壽姓壽二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

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輿造也

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

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暴所封之土令乾也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黃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

明年。上郊雍。通回中。地名在今陝西隴縣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今縣屬湖

北而東登禮灑。音潛。灑縣今在安徽霍山縣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郡名今江西九江縣是其治所出樅陽。漢縣故城在今安徽桐城縣東

南過彭蠡。即鄱陽湖禮其名山川。北至瑯琊。郡名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

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人南公玉帶。公玉姓帶名

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纏繞也官垣為複道。上有樓。從

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

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

昆倫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災本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蓬萊中仙人庭也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受郡國計簿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或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音澤下同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謂中路數十里虎。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大鳥象也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以上柏梁成後作建章宮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漢其無名字言漢據主德

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者丞相曰丞相之印章是也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音驚蝗大起。丁夫人丁姓名雒陽虞初等。以方

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

食所勝。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

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

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地名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明其得延年也上親禮

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皆黃帝臣令黃帝封東泰山。亦曰小泰山泰山之左翼

在山東新泰縣西北凡山凡一作丸在山東臨朐縣北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

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

而加以禪祠石閭。在東泰山南石閭者。在泰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

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星祠五寬舒之祠官。漢書郊祀志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

也。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

以下一篇
總會
再提為下
候神無效
作勢神氣
縱灑梁氏

志疑乃云
繆割漢志
囑絕文義
眞盲論也

張廉卿云
歸震川大
塘打鄰之
說唯此妙
曲盡其如
又云文如
神龍宛真
烟雲繚繞
變滅光采

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偏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迹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觀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察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平準書

漢大司農。官有平準令。丞以均天下。郡國輸歛。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故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餽。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向今言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斤。復周之制。更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貯滯市物。物踊騰驪。漢書作躍。宜屬上句。史記作驟。宜屬

備見奇妙
 史公第一
 籍字又
 云篇中妙
 處最在
 卜式為奇
 兵時出時
 沒不常使
 人不可捉
 摸
 柯維騏姚
 惜抱皆以
 贊為此文
 發端吳至
 父云此起
 句漢與接
 秦之敵正
 以無端而
 來為貴後
 贊以秦弊
 終之為此
 句申餘亦
 自相首尾
 柯姚說似
 不足據

旬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封君之食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言畿輔以內之山川園池市肆稅租明盡入少府為天子之藏其封君湯沐邑各收以自供俱不領于大司農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錢如榆莢也。更與更令民鑄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卽就也。就出銅之山以鑄錢也。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文帝幸臣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孝景時。上郡卽今陝西榆林道及內蒙古對爾多斯左翼之地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見前篇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

敬吳諸侯也。鄧通大天也。雙提一言孝景一言武帝。誅歎於美。轉入義。總挈俊文。氣體驪厚。他家所無。張云由文。景至武帝。作兩層頓挫。條理分明。局度緬邈。又使文氣磅薄。昌盛厚集。其勢至天下。苦其勞以下三行。時後文種種。一總隲括。在內而以闊遠之勢。

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畜之牝者。能爭字。故曰字。言時富饒。馳乘字牝也。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牛。長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以為姓號。如詹氏。庚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緇

黷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不顧情理。平安以勢。力評決他人之曲直也。

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

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同疲。焉。彭吳賈。人姓名。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

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見前李慶傳。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

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五音切。弊以巧法。抗耗也。百姓貧弊。故行巧抵之法也。財賂

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

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郡名。見前稿。

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六石致一石。散幣於印。爨。音臨。印。臨。

川印。嶽。道皆名。今四。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

出之遂使

全篇一舉

入殺于外縣受錢于內府也

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

擊起以後

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

縱橫拉雜

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免其徭役也

為郎增秩。及入羊。

以所牧之羊入官也

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

變騰躍盡

漢遣大將指衛青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俱謂衛青將六將軍。

爾有條不紊也

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

夷入粟與

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

張云以興

經耗

經常也

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

朔方而募

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

入羊興利

九千級。留蹕

音逝

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

張云以擊

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

武功爵第

者試補吏。先除

拜官曰除

千夫

武功爵第

如五大夫

因言以實

爵第二十等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武功爵第

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

於法以雖

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

尊儒術而

益驚於功
利爲又中
樞紐
劉貢父云
十七萬行
萬字蓋其
級十惜抱也
姚言拊斬
上言拊斬
首虜之金
受賜無以
甘餘萬而
大農無以
武功乃置
管戰士戰
士得與兵
其直錢十
七萬則當
一級劉眞
父行萬字
非也吳至
父也吳至
實爵之錢
充賞戰
故命所寶
爵姚武軍
士得謂軍
興民亦非

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吏見知不舉生而廢格。音沮誹且敗誹窮治之獄用矣。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

沮敗誹之者皆窮治其非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

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宏

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驃騎將軍霍去病仍再出

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

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觀縣名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

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音潘係音人姓欲省底柱。山名見前禹貢之槽。穿汾河渠。以爲

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

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

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同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

廩。音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

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相臣取漢相張廉卿以收為上段也東非也段止官職段耗文乃此段文乃此張震端言張為湯峻法治雖外假儒術無利於俗功盛由致財端遂用桑孔而用

南新秦中。秦名郡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蹕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廢出賣也居居停畜也

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

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鑄錢。不可

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

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銖。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鑄漢書作銖銖音欲銅磨

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音績續也為皮幣。直四

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藉也璧。後后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

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形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

二曰重差小。晉灼曰以八兩差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品重四兩也方之。其形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音長橢圓形之。其文龜。直

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又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

承實無一
不連語也
疑字祖誦
四腹非見
即腹非見
醉更傳復
擊云以復
耗費及諸
自金皮帶
典利之事
四因及孔
僅開下鹽
鐵利之
事於縣官
於空與云
上文千迴
百方乃入
其起轉入
高宜黎民
官困縣
兩府空作
始入道幣
廢用筆勢

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名咸陽。姓東郭。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

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雖陽買人子，以心計

不用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入財子

優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同篇漢書無通字令

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在今西長安縣西。南漢武帝鑿今涸。其明年，大將軍標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

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

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周也為郭。文漫皆有。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

上奏其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天子私府。陛下不私以屬士農佐

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盆名。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彊，役利細

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音第，以鎖加足也。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

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主鑄及出納處也。除故鹽鐵家

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

十金悉 財不伏 不佐意 凌下式 而擢浮 井兼之 張云著 敷語下 均輸平 及尊顯 式諸事 皆禮悉 影益多 錢捉作 雙大煮 下咸陽 之公孫 雙公孫 前公孫 以義相 張湯用 下湯用 文決理 廷射理 作振筆 桑宏羊 計算羊 中張云 出宏羊 文龍乃

舊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也。往時算軛小車車。車賈人緡緡賈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賫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各度度其財物多少。而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身非為吏之例及非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軛車皆令出一算軛車以一算。商賈人軛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一人日市籍則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沒入其田及僮僕也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珠也餘皆雲也卜式尤莫測之也三言者利事析秋毫矣語意已趨未段前文往復頓挫乃入此言旬而後半篇張秋毫言利之云前段及未連文繩湯峻下究極其事至杜周治績錢饒此段之用陽節次咸下究極相承究極其事至於天

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

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

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

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在謀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家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

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音脚草履也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

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

緱音揮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

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同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

官。名令遠方各以其物。灌輸大農。官音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賤買謂之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為郎者就增其秩得至六百

下用鑄未
云張說一
景安羊置
平遠為張
焉歸宿等
湯杜周等
皆是客義
不能與為
對能此由
廉卿誤以
宏鴻峻文
繩下為前
段收束不
段緣起此
段刑無益
浮淫無兼
鑄不能禁
乃用桑孔
則宏湯峻
法正桑孔
作用之由
桑孔進用
而桑孔其
神氣直貫
注平準結
處也承前
張云更廢

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

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言大略歸于鑄錢。更無他事。亦慮也。皆鑄金錢矣。犯者

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

史大夫張湯。方隆費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

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

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

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通及人有告異以它古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

有不便者。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才便處。異不應。微反唇。蓋非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

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

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故令相告言也。郡國多姦鑄錢。謂多姦巧雜以鉛錫也。錢多輕。而公

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赤則以赤銅為其錢。鐘官掌鑄赤側之錢。一當五賦。官用充賦及給官用也。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

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

因胡復以 伐興行鹽 而與利之 事五籍中 又云籍中 一又籍中 相銜純法 行斷之每 更迭相承 以通為承 遞局勢變 極而極表 緊多賈人 吏多賈人 反映前市 吏不得為 井不承前 幣言造以 商實種貨 而算籍錢 興利之尊 卜中插段 尤為一詭 與前若 不相屬然 靈洞映

赤側錢賤。民巧法。巧于仿造也。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三官鑄即水衡鑄也。

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都尉掌其屬有均輸鹽官辨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

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

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音播反謂從輕而出也。者。乃分遣御史尉正監分

曹往。曹雀也分置而為使也。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

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苟且也。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

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關函谷關謂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東界也。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布謂泉布

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

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戰鬪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

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以香柏為梁故名。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

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音避。沒入田。比者所沒入之田也。之。其沒入奴婢。分諸宛養

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謂新置官員益多也。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度計也。及官自

神光離合 實極斷蛇 雲運之妙 天子乃思 卜式言突 起下此筆 篇中特下 張云入最 式一段不 奇史公此 狀處所謂 等風雲行 絕迹無行 地也無財 富家匪財 照前財累 萬金不佐 國家之急 來恰與下 式反射之 而升僅突 使六句通 然均轉為 入準張本 平準因均 輪立也均 張云因太 式拜齊太

繼乃足。所忠名人姓。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

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

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謂恣其移行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

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

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音猝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在今

甘肅固原縣東南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

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

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

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韋昭曰金城縣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音廣也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以開山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中

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兵官兵器以贍之。

傳越勢入 僅拜大農 安趁勢入 出均輸與 末一段與 顯相通矣 與前天子 乃思下子 句同倒攝 法云又承 白金五銖 錢而深刻 揚等深刻 之與決理 張與柱周 洽絡以著 脈絡以著 國與之弊 而究其終 張也其終 錢云算澗 而天下莫 應因至告 糶錢利亦 之七亦

車騎馬之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牡馬。天下

亭亭漢制十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國名即今兩廣地反。臣願父子

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

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

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音少府省金。漢儀注王子侯歲以戶口耐

祭大祀日飲射飲射受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奪國。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苦謂患賈同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

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音番禺今廣東番禺縣。以西至蜀南

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地相近也給初郡吏卒奉。音

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

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警。量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

法。擅一作經言不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

八錢及輸 嗣三官典 利之入 又云此段 起處入 楊可告 忽內盜 錢少至 繞益少 一併入 杜周治 錢而商 家勢極 用饒奇 而於事 益順得 其實敘 鬼斧神 電擊之 郡國錢 興利事 九財徒 入財送 之十又 云宮中 振廣中 件寄若 恐

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儼。音去。費。儼。儼也。儼。費也。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凡再賜是歲百金也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是時弘羊固未死也。借卜式惡警之言作結。若弘羊業已烹殺者。然此太史公之編衷耳。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

甲又云諸
 甲自所敘
 其大端外
 其法及一
 切苟且之
 計修且之
 政米鹽之
 雜各以意
 隨時帶敘
 牽連附著
 其常不主
 敘與爲理
 辭以其理
 得而氣盛
 故措焉而
 皆得其所
 安選衰矣
 張云此段
 又承上段
 縣官用饒
 而益作費
 耗無已故
 雖以鹽鐵
 均輸之特
 爲之極言
 謂繁而不
 殺其意以
 下一段

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甯則長庠序。先本繼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魏文侯臣漢書作李悝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音鑿去聲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二十兩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六句極著平準功效最校會張云以上結東篇中敘流擊胡以來興利之事愈多愈不足至宏羊置平準令吏民入粟則民不益而天下用饒者以著其功者已乃綴此語以終之而無限痛疾孤憤意悉隱寓於詞表妙遠不測

有所張注云重
 封也君以出下
 以差利一之
 事與忽又
 張云式上
 入前卜與
 書下式天
 後與篇末
 子與篇末
 數語篇末
 驚也篇末
 張云此一
 段乃通請
 歸特筆故
 以此宿故
 以特筆故
 秩下式而
 匠緣尤起
 奇乃此也
 張云此也
 道子畫龍
 點睛法也
 又云達置
 平事與二
 入粟補十
 之給復
 三利事復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四 典故一

至斯極矣

言利之臣與窮兵驕利相為表裏此所評事勢之相激也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四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五目錄

典志之屬二

漢書地理志……………一

唐書兵志……………二一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四〇

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七五

曾鞏序越州鑑湖圖……………七八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十五 目錄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五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典志之屬二

漢書地理志 帝鈔

本秦京師為內史。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師所統特號內史今陝西舊西安府鳳翔府是也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

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西南北邊境也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

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

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

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

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六頃。民戶千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

撥擊綽領
指陳山川
形勢如登
閭風繅馬
下視齊州
若九點烟
也

解風俗二字發切

以星分野 各繫其山川風謠服食 習尚雖大 致取法貨 而而詳敘 氏風物產 各以疆域 區分使定 看瞭如指 掌真古今 有脚系之 文也

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也。徧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列宿之分。野也。其界自宏農。漢郡名治宏農故城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即秦函谷關地也故關以西。

京兆。漢京都與左馮翊右扶風號為三輔今陝西舊西安府是其境扶風。即右扶風今陝西舊西安府以西至鳳翔府是其境馮翊。音弋即左馮翊今陝西舊西北地今甘肅慶陽府北至寧夏府是其境上郡。今陝西舊延安榆林二府是其境西河。郡名今山西離石縣至陝西葭縣及舊榆林府之東北境是其境安定。郡名今甘肅平涼府之地天水。郡名今甘肅慶陽府北至寧夏府是其境隴西。郡名今甘肅舊蘭州府秦州之境是其地至鞏。今甘肅舊蘭州府以西至其地南有巴州。重慶州諸府州是其地蜀。郡名今四川舊成都府及

廣漢。郡名今四川舊潼川府及綿陽廣漢等縣是其地犍為。郡名今四川舊敘州府瀘州眉州嘉定州等是其地武都。郡名今陝西寧鞏縣至甘肅武都縣徽縣是其境西有金城。

郡名今甘肅舊蘭州府地。武威。郡名今甘肅舊涼州府地張掖。郡名今甘肅舊州府地酒泉。郡名今甘肅舊肅州是其地敦煌。郡名今甘肅舊吐魯番縣是其地又西

南有牂柯。音臧亦作柯郡名今貴州舊遵義府地越巂。音遠郡名今四川舊寧遠雅州二府之地益州。郡名今雲南省舊雲南大理等府是其境皆宜屬焉。秦

南有牂柯。音臧亦作柯郡名今貴州舊遵義府地越巂。音遠郡名今四川舊寧遠雅州二府之地益州。郡名今雲南省舊雲南大理等府是其境皆宜屬焉。秦

南有牂柯。音臧亦作柯郡名今貴州舊遵義府地越巂。音遠郡名今四川舊寧遠雅州二府之地益州。郡名今雲南省舊雲南大理等府是其境皆宜屬焉。秦

之先曰柏益。即伯益出自帝顓頊。音旭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尙書汝作朕虞朕我也虞官名孔穎達云王莽自稱謂子立子虞之官則莽謂此官

名為朕虞今此文似亦以朕虞為官名也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

綠耳。良馬名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今山西趙城縣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音渭水

名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為附庸。邑之於秦。今甘肅天水縣非子始封于此今隴西秦亭

秦谷是也。至玄孫。氏通為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陽縣

襄王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邠。同岐周故地今陝西岐山縣豐周文王成都今陝西鄠縣境之地。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

稱伯。同以河為竟。同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通田。袁易也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以均美惡謂之轅田開仞伯。東雄諸

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

力怙威。燔書。阮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

豳。周之舊國在陝西昔后稷封豳。讀部在今陝西武功縣公劉處豳。大王徙邠。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

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音戶漢縣今屬陝西杜。謂杜陽縣故城在今陝西

麟鹿縣。竹林。南山。即終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既田。見樊惠渠頌

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三姓楚族及諸功臣家於長陵。漢高祖陵在今

陝西咸陽縣東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音實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曰彊幹弱支。非獨為

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古錯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

通姦。瀕南山。近夏陽。故成在今陝西韓城縣南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

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倣同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

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目射

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同鐵。小戎之篇。

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天水以下六郡也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皆官名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

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

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卻也之。初置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以通西域。隔同

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亡道。家家徙焉。習俗頗殊。地廣

民稀。水少。古草字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

續以雅詞
使覽者不
覺為典志
之文

以星分野
緯亦以星
緯度收

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

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

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犍。音僮。謂滇犍之地多出僮隸也。滇國名。武帝時置益州郡。已見前。隸見平準書。西近邛笮。音昨。馬旄牛。言邛笮之地出馬及旄牛也。邛

笮西南夷二國名。今四川榮經縣有邛笮山。即邛人笮人分界處。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阨。景武間。文

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執。同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

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即嚴君平。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同文

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

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

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豳、吳札。魯襄公時。季札來聘魯。而詳觀周樂。見左傳。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

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音醉。音擣。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今陝西高陵縣。以東。盡河東。郡名。今山西舊平陽府。即是其地。河內。郡名。今河南

至彰德府南。南有陳留。郡名。今河南開封縣。東商丘。縣以西是其境。及汝南。郡名。今河南汝南縣。北開封縣。東至夕。徵阜陽縣。是其地。之召陵。皆縣名。潁、

新汲、西華、長平、潁川。郡名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以及汝縣至陽武各縣皆是之舞陽、鄆、偃、陵。皆縣名河南。郡名今河南洛陽縣之開封縣

以西是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去權切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

三國。詩風邶。音庸同衛國是也。鄘。音同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

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邊

邶庸之民于維音。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

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音郁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

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

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三色名皆在今河南滑縣境是為文公，而河內

殷虛。讀墟下同謂朝歌紂之都在今河南淇縣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

恩禮，好生分。謂父母在而兄弟不同財產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今山西翼城縣西有古唐城即叔虞所封堯所居。詩風

唐衛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

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在今山西太原縣西及叔虞子變為晉侯云。故參為晉

此段引詩
獨多

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

邁。宛其死矣。它古他人是媮。音倫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

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今山西芮成縣東北有古魏城即畢萬所封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

其詩曰。彼汾一曲。寘音置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故城在今山西河津

縣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在今陝西韓城縣南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

室。始有河內之士。與札聞魏之歌。曰。美哉。颯音馮颯音浮。浮浮貌言其中庸可與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

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

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縣故魏一號為梁。七世為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音摠鞏音摠氏。皆縣名屬河南隸是其分也。昔周

公營維音維。以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褻。嬖以滅宗周。褒姒幽王寵妃不喜笑王悅之

萬方故不笑乃舉烽燧以徵諸侯至而無寇襲以乃大笑後申侯與犬戎攻幽王舉烽燧而諸侯不至遂被殺子平王。東居維音維。以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

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為秦所兼。初維音維。與宗周通封畿。通在二之內共千

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也。古地。小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熹為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列宿名。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今河南舊南陽府及湖北襄陽府之地。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

陽。潁陰。長社。陽翟。郟。皆縣名。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故城在今河南南潁池縣東。宜陽。今河南宜陽縣。皆韓分也。及詩

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今縣屬河南。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

泉滎陽。俱見項羽本紀。潁川之崇高陽城。故城俱在今河南登封縣。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

周畿內。是為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

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號此東號也。今河南汜水縣。會讀鄆國名。在今河南密縣境。為大。特

執與險。容同崇。侈貪冒。君若寄帑。同擊。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

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

姜嬴荊芊。音實。實與諸姬代相干也。犯也。姜。伯夷。虞舜典祀官。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

佐堯。伯益能儀。同宜也。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信也。桓公從

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

地。右雒左洧。古濟水。食溱洧焉。二水名。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

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水流盛也。兮。士與女方秉菅。管。音姦。蘭也。兮。恂也。且樂。惟士與女。伊

其相諠。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

三世。為韓所滅。陳國。今淮陽。郡名。又國名。今河南。舊陳州府是其地。之地。陳今河南淮陽縣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

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坎。坎擊鼓聲。

其擊鼓。宛丘四方高中央。下為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值立也。鷺鳥之羽。以為立之舞。以事神也。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

榭。子仲陳大夫之氏也。之子。婆娑舞貌。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

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通忠。其敵鄙

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

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臧匿。難制御也。宛今河南淮陽縣西通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東受江淮。一

以循吏治
迹收束

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皆尚刑名法術者，利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同吝爭訟，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皆茂能吏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昂畢之分，趙分晉得趙國。今直隸舊廣平府及順德府西境是其地。北有信都，漢國名，今直隸舊正定府涿州冀州及景縣等地皆是。真定，漢

名今直隸舊正定府中山，漢國名，今直隸舊正定府定州。又得涿郡，今直隸涿縣玉清苑縣正定府是。常山，郡名，今直隸舊正定府西南至趙州之地皆是。中山，以北至保定府之境是其地。又得涿郡，今直隸涿縣玉清苑縣正定府是。

間縣之西，皆縣。東有廣平，漢國名，今直隸舊廣平府至順德府之北是其地。鉅鹿，郡名，今直隸舊順德府及正定府之南境是其地。清河，皆是其地。之高陽，鄭莫州鄉，皆縣。東有廣平，漢國名，今直隸舊廣平府至順德府之北是其地。鉅鹿，郡名，今直隸舊順德府及正定府之南境是其地。清河，皆是其地。

郡名，今直隸舊廣平府南境至山東舊東昌府北境是其地。河間，漢國名，今直隸舊河間府是其地。又得勃海郡，今直隸河間縣以東至滄縣北至東安，多安南至山東之海豐皆其地。之東

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皆縣。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故城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北。內黃，今河南內黃縣。斥丘，故城在今直隸成安縣東南。西有太原，郡名，今山西右玉縣以北至綏遠道雲中，郡名，領雲中等縣。定襄，郡名，今山西右玉縣以北至綏遠道雲中，郡名，領雲中等縣。及家古略爾略右，四子部落之地。雲中，郡名，領雲中等縣。十一，今山西大同

縣西北四百餘里有五原，郡名，即秦九原郡治也。上黨，郡名，今山西濟南道南部之地。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

故城在今直隸成安縣東南。西有太原，郡名，今山西右玉縣以北至綏遠道雲中，郡名，領雲中等縣。定襄，郡名，今山西右玉縣以北至綏遠道雲中，郡名，領雲中等縣。及家古略爾略右，四子部落之地。雲中，郡名，領雲中等縣。十一，今山西大同縣西北四百餘里有五原，郡名，即秦九原郡治也。上黨，郡名，今山西濟南道南部之地。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

用貨殖傳
略變易句
法

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今直隸邯鄲縣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

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地名在直隸平鄉縣東北。殺紂大聚樂戲于沙丘之臺。後武靈王餓死於此。紂淫亂餘民。丈夫

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椎殺人而剽劫之也。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沽音躑同躑躑躑小

履之無退者也。貼謂輕躑之也。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

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執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

過直。直當也。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

憤。至告訐音揭。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顏師古曰石山險之限在上曲。按上曲陽今直隸曲陽縣。北迫近胡寇。民俗

儻音忼音憤音堅音。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

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言四國之人被遷徙來居之。其民鄙朴

少禮文。好射獵。雁門。郡名今山西代州寧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境。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列宿之名。分壱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郡名

今京兆東部是其地。右北平。郡名今直隸津海道東北部及熱河之地皆是。遼西。郡名今直隸舊永平承德朝陽至奉天之舊錦州新民諸府是其地。遼東。郡名今奉天東南部是其地。西有上

蔚南通齊
趙云與
下樂浪朝
鮮對寫一
淫薄一貞
觀

谷、郡名今直隸舊保定易州宣化代郡領襄寧等縣十八今山西大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皆縣及勃海之安次故城在今直隸東安縣西北皆燕分也樂浪郡名在今朝鮮境內玄菟音兔郡名今朝

鮮平安道及吉林南境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

誅秦遂舉兵滅燕故城在北京東燕之都也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

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

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

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即烏桓部洛名夫餘國名今奉天之昌圖洮南

皆是東賈真番郡名今奉天鴨綠佟佳兩江及興京附近之地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音同須古國名今奉天鳳

道是句驪亦曰高句驪西漢其地時奉天境內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

犯禁八條相殺以常時價殺相傷以穀價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

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匹也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

淫辟讀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

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濬同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即今日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列宿名之分壘也。東有菑川。郡。今山東舊濟南府東北至青州府西北是其地。東萊。郡名。今山東舊萊州。登州二府是其地。琅邪。音耶。郡名。今山東瓦

青沂萊四府東南境及滕州之地。漢國名。今山東膠東度縣一帶之地。南有泰山。郡名。今山東泰安縣以北至舊兗州府之東北境是其地。城陽。漢國

縣四部皆今山東高縣是也。北有千乘。郡名。今山東舊青州府以北至濟南府東境是其地。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

南。郡名。今山東舊武定濟南府之西。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女官名。司寇也。虞夏時

有季荊。土力切。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

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臨菑。今山東臨淄縣。齊都營丘在東昌樂縣

東南太公所封此云。臨菑即營丘者。猶晉遷于新田而仍謂之絳。楚遷于鄴而仍謂之郟也。今臨淄城中亦有營丘。此因臨淄城中有丘而繫以舊名。非古之營丘也。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

虜同猶奴高切。山之間兮。又曰。蒞我於著地名。一曰門屏之間也。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

泱泱弘大之意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而不常厥居也。太

公以齊地負海同瀛。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面人物輻湊。後十

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三姓之女。故其俗彌侈。織

作冰紈綺繡純精好也。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

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同謬。虛詐

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

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

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

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

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

民云。

自此以下
不以星紀
分野作收

魯地。奎、婁列宿名之分。樞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郡名。今安徽泗縣。以東至江。舊揚州府北境。皆是其地。之下。相、故

在今江蘇
睢陵、今江蘇
睢寧縣
僮、故城在今安
徽縣東北
以音慮
音慮故城在今江
蘇淮陰縣西南
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今山東

縣。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通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

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音斷分辨之意。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

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

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孱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

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今去聖久遠。周公

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陞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

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漢

名平。魯國也。後分爲東平國。今山
須昌。故城在東平縣西北壽張。今山東壽張縣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列宿之分。今之沛。郡名。秦泗水郡。今江蘇舊徐州淮安及梁。漢國名。即秦碭郡。今河南舊歸

自江、碭山縣至安楚。美國名。今江蘇舊徐山陽。郡名。本梁國也。後分爲山陽郡。今山東舊濟陰。郡名。亦梁地。後分

微、寧州皆是其地。州及淮安府是其地。州府西至河南歸德府東境是其地。爲濟陰國。又更爲

郡今山東曹縣東平。及東郡今直隸舊大名府及山東東昌府之境是其地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

陽今河南睢陽縣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闕音過伯之虛也。濟陰定陶縣名濟陰郡所治今山東定陶縣。詩風曹國也。武王封

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郡名今河南舊開封府東至歸德府西均是其境。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

言為宮室游止之處也成陽。漢書如淳注成陽在定陶舜漁鼯古雷澤。在日東濰縣東南今淤。湯止於亳音薄在今河南商丘縣。故其民猶有先王遺

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臧。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

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今江蘇銅

山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顛專同。言性褊狹而自用已。

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

衛地營室即室宿也為北方玄武十宿之一。東壁壁宿之別言亦為玄武十宿之一之分壘也。今之東郡及魏郡今河南南舊彰德府及直隸大名府是其境。黎

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南澤縣東北。河內之野王縣名今河南沁陽縣。朝歌殷虛。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滅。文公徙封楚

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在今直隸懷慶府南。故春秋經曰。衛遷古遷字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

顛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

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古之勇士。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向俠義也。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列宿名。之分。椹也。今之南郡。今湖北舊荊州府北至襄陽府境是其地。江夏。郡名今湖北德安陸漢陽武昌黃州諸府是其地。零陵。郡名今湖南零陵縣至廣

西全縣是其境。桂陽。郡名今湖南郴州縣桂陽縣至廣東連縣是其地。武陵。郡名今湖南舊常德府至辰州之境是其地。長沙。漢國名今湖南省長沙府是其地。及漢中。郡名今陝西舊漢中府及湖北

舊鄖陽府是其地。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

在今湖北沔陽縣東楚熊繹所封。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濬以疆大。後五世。至嚴王。卽莊王漢諱莊爲嚴。總帥諸侯。觀

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按莊王末嘗滅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

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皆音紫

窳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還及也言常相及而給足也。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

漢中淫失讀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執江陵故鄆都。今湖北江陵縣北有紀南

城即楚之郢都西通巫楚郡名今四川巫山縣巴東有雲夢西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壑也。今之會稽。郡名今江蘇東部及浙江西部是其境九江。郡名今安徽壽縣除縣和縣至合肥縣是其地丹陽。郡名即秦郡今江蘇

寧國徽州池州諸府及廣德州又豫章。郡名今江西廬江。郡名今安徽舊廬州府南至安慶川之墳是其地廣陵。揚州府是其地六安、

漢國名今安徽合肥縣西至壽縣南境是其地臨淮郡。今安徽壽縣以東江蘇江蘇縣以北皆是其地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郊梁之地。

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

蠻。公季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即仲雍夷逸。言寬于蠻夷不避也隱居放言。身中去去聲清。廢中權。太伯初奔荆蠻。荆

蠻歸之。號曰句吳。音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仲

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為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

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吳公子舉伍子

胥孫武為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音既即伯嚭楚太宰伯州為粵

以文士勝
流點染作
收與前以
循吏結束
本文同

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世為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為秦所滅。壽春今安徽壽縣合肥今安徽合肥縣受南北湖皮革鮑鮑魚木之輸。亦

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

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音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

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

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謂優異也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

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吳豫章有銅山之銅。三江五

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通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更償也。言不足償其勞費

也。江南卑濕。丈夫多天。不盡天年謂之天會稽海外有東鯤音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列宿名之分壅也。今之蒼梧。郡名今廣西蒼梧州平樂二府及廣東肇慶府之地鬱林。郡名今廣西鬱林州及海州柳州南寧三府是其境合

浦。郡名今廣東舊高州雷州廉州三府及肇慶府南境是其地交趾。九真。皆在今安南國南海。郡名今廣東舊廣州日南。郡名今安南順化等府皆粵分也。

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

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本作嗎。音醉。李名在今浙江嘉興縣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會稽地名今浙

江紹興縣東南十二里有越王城是其地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

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為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為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

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為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

滅以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瑋。瑋同瑋。瑋同瑋。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

今廣東番縣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縣名今廣東海康縣漢合浦郡治此南入海得大州。今之瓊州島也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

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著時從頭而貫之男子耕農種禾稻

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羆虎。民有五畜。山多麀麋。京子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

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

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音甚離國。

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

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

此以海程計疆場遠近另一筆法

一祀龍罩
全為以下
百川分流
波瀾壯闊
而章法布
置井然承
接遞嬗一
氣抒寫真
大手筆

壁流離石異物。齋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音懷食爲耜。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同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縣名屬日南郡。在今安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唐書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嗣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唐制天下分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城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征行宿衛皆以遠近分藩。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

因天下以養亂未有不亡者
首提唐兵制三變為一代治亂所關
首言府兵

敘關中十二道即分點諸軍

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曠騎。音廓。唐宿衛兵也。開元十一年更號長從宿衛曰曠騎。曠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皆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為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唐高祖子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唐太宗初封燉煌公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唐高祖子統中軍。發自太原。今山西陽曲縣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唐高祖年號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

十二軍

改天下為十道

以下詳紀兵制纒忽皆備而不覺其繁必具此種筆力乃可與言敘事之文

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

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

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

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

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唐乃天下

為朔內河。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左劍南嶺南等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

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

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鍤鑿音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

二。鎌音二。隊具火鑽一。胄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音

氈帽氈裝行膝音之纏音。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

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

退之盡記
方望溪謂
周人以來
無其筆蓋
合攷工內
則爲一乃
有此奇嘯
之文
敘次歷歷
如畫學前
漢書禮樂
志孔光奏
樂工鼓員
等數十百
人分曹按
部各有職
司愈繁愈
妙使人知
天地間萬
事萬物無
不可入文
字者但愁
本領不濟
耳
論番役

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讚音纂。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

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同音。稍音。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

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

合譟而進。右校擊鉦。行軍者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卻。右校進逐。

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音博。迫也。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

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

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唐太子宮。左右衛率左右

門率。左右內率等官謂之率。府掌宿衛。徵巡斥候之事。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

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

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

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

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

論曠騎之
敝

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回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同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未充軍役之人曰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尙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曠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選。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曠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蓋宗室之疏遠者品子。品官之子也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

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塙。音朋射塙也士有便習者。教

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

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

即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

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竝廢

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

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用大麻繩互相牽引以決

勝負謂舉之拔河也

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

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

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

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

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

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廬

論方鎮之
敝

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統平營諸州之境治營州今直隸朝陽縣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寒納降唐興

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統幽薊媯檀燕易諸州之境治幽州在今北京西南天兵

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統太原忻代嵐朔蔚雲諸州之境治太原見前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

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唐張仁愿所築中受降城在今蒙古烏喇特旗西東

受降城在歸綏縣西西受降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統靈夏豐蘄諸州之境治鄯州今甘肅靈武縣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

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統涼甘肅瓜沙諸州之境治涼州今甘肅武威縣瀚海清海

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統西伊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在庭州即今新疆迪化縣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

等守捉八。曰安西道。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安西都護府今新疆庫車縣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

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

統鄯廓洮河蘭渭諸州之境治鄯州今甘肅碾伯縣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

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統松茂至虢姚諸州之境治益州今四川成都縣嶺南安南桂管

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統廣桂容邕安南五府之境治廣州今廣東番禺縣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

論節度使

一。東牟南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二道皆防洶寇。此自武德至天寶。玄宗之年號。以前邊防之制。

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

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高宗之年號。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

猶未以名官。景雲。睿宗之年號。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

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

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今甘肅靈武縣。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

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

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

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育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

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

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

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盧龍成德天雄。及其末。朱

兵驕則逐帥四句是總束亦是該括當日兵制之嚴

論留後

故兵之始重於外也。數語包括當時利弊。用束勒之筆。

論南北衛兵。

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楊衙浙錢高荆馬高湖殷王閩潮及廣劉西則岐李茂蜀王建北則燕劉仁恭李克晉用而梁朱全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為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衛諸衛兵是也。北衛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原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漢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所鑿。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衛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

越騎

射生手

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虎皮韉。音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明皇幸蜀避祿山之亂禁軍從者裁通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皆肅宗年號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官名唐置左右金吾衛掌衛巡京師

觀軍容使

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肅宗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

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音叨即洮州今甘肅臨潭縣。西之磨環川在臨潭縣西。即其

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音求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

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

節度使郭英又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又兼神策軍節度。英又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

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代宗年號軍。廣德

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

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

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

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歷皆代宗年號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唐縣名。皆

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皆縣名。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皆唐縣名。為神

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為賞。至有選舉旅高而挾厚貲。多

神策軍兵馬使

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邈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邈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德宗年號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儒。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謂門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亂德宗奔奉天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飛狐嶺名在

縣北跨蔚縣界其地兩岸峭立一經微通迤邐百餘里謂之飛狐道

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

德宗年號二年。改

左右神策軍

殿前左右射生軍

左右神武軍

德宗幸梁還兵制之敝

講課戶之敝

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畿輕滑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婚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亦令。唐縣有赤畿望繁上中下七等流今赤縣之令也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同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

敘諸內侍
名籍以著
兵制推遷
之積敝

王叔文欲
奪宦者權
而不克

天威軍

事實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尙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

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

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餼多不

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粟音懷賜遂贏倍三倍。

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

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籛音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

中尉奏之。帝怒。杖籛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

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憲宗二年。省神武軍。

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

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

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

殿後四軍

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呼會切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音衆乃引去。乾寧皆昭宗年號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磔同谿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驩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若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沙城石門。皆鎮名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諸王所居第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

朱全忠入
誅宦官

軍司以宰
相領兵制
又一變

通籍以兵
制爲經以
政治變更
爲緯隨時
隨事聯綴
成文雖論
兵志之書
實唐一代
廢興存亡
之史也
以下論唐
之馬政

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尙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追帝遷都洛陽唯小黃門打毯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

司圍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尙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三曰吉良。二曰龍媒。四曰駒音騷。徒音缺。五曰馱音騷。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鶴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太宗年號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歸。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一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峽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

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疆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頽廢。永隆

皆唐高宗年號

中。夏州馱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

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通一游擊將

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

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

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費。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

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

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

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

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

都使。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

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地名在今甘肅慶陽縣西南

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

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

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

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獯犯塞。詔

禁大馬出潼。關名即蒲津關在陝西商縣東武關。在陝西商縣東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

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

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

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蓋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

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賞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

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

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穆文宗年

號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提挈綱領
籠罩全篇

總束得力

分段鉤勒
處眉目期
然筆力勁
絕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唐僖宗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楊遂及其弟隆演。浙錢鏐。荆高季興。湖馬殷。閩王審知。漢劉隱及弟巖。西有岐李茂貞。蜀王建。北有燕劉守光。晉李克用及子存。李存勗。唐莊宗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州名治太原今山西陽曲縣。代州名治即今山西代縣。取幽州

州治在今滄州名州治即北京西南今直隸滄縣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州名州治即今博州名州治即今山東聊城縣等十有六州合

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岐隴涇原渭武乾同光後唐在宗年號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州治在今甘肅

天水鳳州治在今階州治即今甘肅成州治即今甘肅成縣陝西鳳縣階州治即今甘肅成縣

置之州一哀州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為前秦吳末權順新婦任武雲其應劉蔚也于契丹而

得蜀全州州治即今陝西安康縣又增置之州一威州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

隱帝時增置之州一解州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并汾嵐石遠沁忻代麟憲也入于劉旻東漢主世宗

取秦鳳階成瀛州治即今直隸河間縣漢故城在今直隸任邱縣北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濟濱通雄霸而廢者三武衛景

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非常其得失

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李衍及子煜自劍山名在四川劍閣縣北以南

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孟昶自湖南南北十州為楚周行逢及子保權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錢俶自

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劉鋹自太原今山西陽曲縣以北十州為東漢劉晏亦稱北漢而荆州治即今湖北江陵縣歸今湖北

岐故城在今湖北東湖縣西北三州為南平即荆亦傳荆南自高季興至繼冲傳五世為宋所滅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齊	淄	青	密	沂	兗	雍	洛	汴	州
有	有	有 <small>平盧</small>	有	有	有 <small>泰寧</small>	有 <small>永平</small>	都	都	梁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small>宣武</small>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晉昌</small>	都	都	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永興</small>	都	都	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罷</small>	有	都	都	周

單	亳	宋	濟	濮	曹	鄆	宿	徐	萊	登	棣
有輝	有	有宣		有	有	有天	有	有武	有	有	有
有改曰 單州	有	有歸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威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太 祖	有	有彰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穎 有 有 有 有 有

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許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襄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隨	郢	唐	復	安	申	蒲	孟	懷	晉	絳	陝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宣威</small>	有	有 <small>護國</small>	有 <small>湯河三城</small>	有	有 <small>昌定曰建後</small>	有	有 <small>鎮國</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安遠</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建雄</small>	有	有 <small>保義</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罷軍</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復</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罷</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十五 典志二

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華 有有感 有有鎮 有 有 有 有 有有軍

商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同 有有忠 有有匡 有 有 有 有 有

耀 岐義有崇州勝 有復曰耀州 有 有 有 有 有有羅

解 有 有 有 有 有有隱帝 有

邠 岐難靖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寧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慶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衍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威 有 有有高祖 有 有 有 有 有有改曰

鄜 岐大保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涇	隴	岐	鹽	靈	宥	綏	銀	夏	延	丹	坊
岐 <small>義彰</small>	岐	岐 <small>翺鳳</small>	有	有 <small>方朔</small>	有	有	有	有 <small>難定</small>	岐 <small>義忠</small> 有	岐 有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武彰</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衛	貝	博	魏	乾	鳳	階	成	秦	武	渭	原
有	有	有	有 <small>天雄</small>	岐 <small>牛茂真置</small>	岐蜀 <small>武興</small>	岐蜀	岐蜀	岐 <small>武雄蜀天</small>	岐	岐	岐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small>都鄴</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清永</small>	有	有 <small>都鄴</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都鄴</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都鄴</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澶	相	邢	洛	磁	鎮	冀	深	趙	易	祁	定
有	有德昭	有義保	有	有 <small>改曰 惠州</small>	有 <small>武 順</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義 成</small>
唐有	唐有	唐有國安	有	唐有 <small>復曰 磁州</small>	唐有 <small>成 德</small>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有 <small>雷 錫</small>	有 <small>彰 德</small>	有	有	有	有 <small>順 德</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成 德</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滄

唐海橫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廢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濱

有世宗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漠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雄

有世宗置

霸

有世宗置

幽

唐龍威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武	儒	嬌	新	應	雲	朔	蔚	平	營	順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同大	唐 武振	唐	唐	唐	唐
有 <small>明宗 置</small>	有	有	有	有 塞威	有 國彰	有	有	有	有 丹契	有 丹契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有 東漢

代 唐雁門 有 有 有 有 東漢

嵐 唐 有 有 有 有 東漢

石 唐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憲 唐 有 有 有 有 東漢

麟 唐 有 有 有 有 東漢

府 唐 有 有永安 有罷軍 有永安 東漢

并 唐東河 有北都 有 有 東漢

汾 唐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東漢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潞	沁	遼	揚	楚	泗	滁	和	光	黃	舒	蘄
唐 <small>義昭</small>	唐	唐	吳 <small>南淮</small>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有 <small>安義</small>	有	有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繼	承
有 <small>昭義</small>	有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有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東漢								

廬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信保

壽 吳正忠 吳 南唐清淮 南唐 有正忠

海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泰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通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世宗

潤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常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宣 吳國寧 吳 南唐 南唐 有

歙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鄂 吳昌武 吳 南唐 南唐 有

昇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汀	建	筠	虔	吉	袁	撫	洪	江	信	饒	池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 南鎮	吳	吳	吳	吳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李景 謹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

閩

閩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漳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泉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福

閩威武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杭

吳越海鎮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越

吳越東鎮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宣德

温

吳越

吳越

吳越海靜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綿	蜀	彭	漢	益	峽	歸	荆	秀	睦	婺	衢
蜀	蜀	蜀	蜀	蜀 <small>成都</small>	蜀	蜀	南平 南荆		吳越	吳越	吳越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蜀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small>元璿 置</small>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蜀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蜀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梓 蜀劍南東川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閩 蜀 有保寧後蜀 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簡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萬	忠	夔	施	黔	龍	文	茂	維	雅	黎	邛
蜀	蜀	蜀 <small>江鎮</small>	蜀	蜀 <small>武泰</small>	蜀	蜀	蜀	蜀	蜀 <small>永平</small>	蜀	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利 蜀 武昭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開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通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涪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渝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瀘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昌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巴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集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永	道	岳	朗	澧	衡	潭	洋	梁	戎	渠	壁
楚	楚	楚	楚 <small>武平</small>	楚	楚	楚 <small>武安</small>	蜀 <small>武定</small>	蜀 <small>山南 西道</small>	蜀	蜀	蜀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蜀	蜀	蜀	蜀	蜀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蜀	蜀	蜀	蜀	蜀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蜀	蜀	蜀	蜀	蜀

邵 楚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全 楚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辰 楚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融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郴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連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昭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宜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桂 楚江靜 楚 楚 楚 楚 南漢

賀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梧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蒙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楚馬希範置

嚴	富	柳	象	容	邕	端	康	封	恩	春	新
楚	楚	楚	楚	南漢 <small>遠寧</small>	南漢 <small>武建</small>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潘	羅	萬安	儋	崖	瓊	雄	英	鬱林	惠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武昭軍。已而廢之。遂入於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

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與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於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晉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廣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甯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爲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迪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榷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軍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龔龔音置。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滇陽置。治滇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

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還

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鄆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作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人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汝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

趙公名汧字開道
衢州西安人

條縷分晰
而提綱挈
要段落極
清由筆力
能振起也

鈎勒處即
就事點明
無一泛設
語而纖悉
顯遺是為
有用之文

熙寧宋神宗年號

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

今浙江紹興府

趙公石升字

州西安縣人。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同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

構築。可儻音酒去聲。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

食之羨粟。餘粟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

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

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

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

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

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

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以上又儻

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

之。而待熟。謂待穀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病之無歸

總聚全篇
作收筆復
整潔

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音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文謂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疲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先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末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循慰撫也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音沴音之行。謂災害之流行也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音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則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亦神宗年號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同弟同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曾鞏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

在今折江紹興縣南

一曰南湖。南竝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

東江即曹娥江也。西江為西小江。當即錢塘江耳。

漢順帝永和

序湖始之年

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

次述斗門

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曰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榭。

音鍵。築石以司啓閉也。

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

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曰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

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竝山。西竝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

疑隄設闌

以時宜洩

斗門。通民田。田之東竝城。南竝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

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

門。曰橐。

同橐

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屠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

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

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

曹娥錢塘浙江所會故謂

又次敘盜
欄爲田

自此以來
人爭爲計
說開下一
段宏闊壯
偉震蕩六
合

江口之三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

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同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

真宗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仁宗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管是時。三司轉連司官名亦

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英宗之間。盜湖爲

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

里。南通若耶溪。今紹興縣東南四十五里有自樵風涇。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

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

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

石則水。立石水中以測水量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

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

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

以提舉官名宋時有提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音與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音儻音人濬湖。

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官名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

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音志柱之內

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也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

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

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

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

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

歲畢。其林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

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

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官名主水利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

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三年。其文可

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

一段夾議
論局勢浩

以翻爲田

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田。太守孟顥音鑑不聽。又求休隍音皇湖宋書在始寧鄞

按今在上虞縣境內爲田。顥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

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音留五代時據兩浙稱吳越王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

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獻饋之奉。非得晏

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於人者。則

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

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鄞

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俱見蔡邕樊惠渠頌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

肯任難常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

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

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

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

今謂湖不必復者又總挈下一段

二者既不可用總領起下一段文又是東

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睹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睹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湖不必濬前八說中所無益隄壅水即刁約張伯玉之言也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

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興廢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會稽山陰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五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六目錄

雜記之屬

禮記深衣	一
周禮梓人	二
周禮匠人	四
周禮輪人	六
周禮輿人	九
周禮輅人	九
周禮弓人	一一
周禮矢人	一五
漢修西嶽廟記	一六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一八

王延壽桐柏廟碑……………一九

王粲荊州文學記……………二〇

晉造辰陵遏記……………二二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二三

韓愈鄆州溪堂詩序……………二四

韓愈畫記……………二七

韓愈南海神廟碑……………二九

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三一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三二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三四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三六

韓愈袁氏先廟碑	三
韓愈烏氏廟碑	一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三
韓愈科斗書後記	五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	六
柳宗元鉛鋤潭記	七
柳宗元鉛鋤潭西小丘記	七
柳宗元游黃溪記	八
柳宗元永州萬石亭記	〇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一
柳宗元袁家渴記	二
柳宗元石渠記	二

柳宗元石澗記……………五三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五四

柳宗元柳州東亭記……………五五

柳宗元柳州山川近治可遊者記……………五五

柳宗元零陵三亭記……………五七

柳宗元序飲……………五八

柳宗元序碁……………五九

范仲淹岳陽樓記……………六〇

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六二

歐陽修峴山亭記……………六四

歐陽修豐樂亭記……………六五

曾鞏宜黃縣學記……………六七

曾鞏筠州學記	六九
曾鞏徐孺子祠堂記	七二
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七四
曾鞏齊州二堂記	七六
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七八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七九
王安石芝閣記	八二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八三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八四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八五
蘇軾表忠觀碑	八八
蘇軾超然臺記	九一

蘇軾石鐘山記·····	九二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九四
歸有光項脊軒記·····	九五
姚鼐儀鄭堂記·····	九七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六

雜記之屬

禮記深衣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鄭云以其制深衣之名曰深衣者謂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

古者深衣。古大夫士朝祭次服庶人吉服也。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音膚。衣短者不露肌膚。長毋

被土。防汗也。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續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謂復縫其邊而鉤束以爲堅。要通縫半下。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要之闊下。一丈四尺。四寸則要

縫半之七尺二寸。裕音各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俗謂之掛肩。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音之及肘。袂袖也。詘屈也。其長短以能反屈之及肘。

爲帶下毋厭音髀。厭服也。髀股也。上毋厭脇。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

音切交領也。如矩以應方。負音繩音。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及踝音。胡瓦切。足跟也。以應直。下齊音。音齊。裳未緝處。如權。以應

平。故規者行舉手。舉手揖也。以爲容。所以決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負繩抱方。領也。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

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指上文制服之五法。已施。故聖人服

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制有五法故曰完其實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善衣服朝祭之之次也。具父母父母俱在也。大音父母。衣純音以績。音會純衣之緣也績畫文也言尊者存以多飾為孝也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三十以下無父稱孤衣純以素。純袂緣音純純邊。純袂謂緣其袂口也緣緇也謂深衣下畔也純邊衣裳之側有緣也廣各寸半。

周禮梓人

刻畫品繁
羅列衆材
而一曲
肖其狀文
復節奏繁
湊承附銜
接不假一
虛字純以
挺硬之筆
使轉雖短
篇而崎嶇
不平

梓人為筍虞。音巨樂器所懸橫曰筍直曰虞天下之大獸。丑。脂。牛羊者。膏。豕者。羸。音邪謂虎豹貔羸獸淺毛者者。羽。鳥者。鱗。龍蛇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外骨。龜屬內骨。鱉屬卻行。蝘蝓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以脰。音豆鳴也者。以注。通味音畫鳴屬按注蟲鳴也者。以旁。鳴。蟬者。以翼。鳴者。以股。鳴。鄭康成云榮原屬按注蟲鳴也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弁口。出目。耳。大胸。耀。讀音稍凡物之殺銳者曰哨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通宜。若是者以為鍾虞。是故擊其所懸。同而由其

方望溪周
官析疑曰
驚騰而上
也凡羽物
胸腹多向
上莊子其
脰肩亦
謂其長鳥
目旋閉旋
張故不數

虞鳴。銳喙。決吻。以齒斲物曰決鳥乃喙長決食物數音目。顧音暨長。脰小體。鶩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

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馨宜。若是者以

為馨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團也身而鴻。備也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

攫網同殺攫著則殺之。援筭同噉筭噉也援攬則噉之也之類。必深猶藏也。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頰頰也深其爪。出其目。

作其鱗之而。則於眊通視。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采貌色。必似鳴矣。爪不

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猶頓也。其匪

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

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同嚮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斲平也謂平爵嚮口而酒不盡

則梓人之長。梓人為侯。射布也行射禮時張之以受矢者。廣與崇高等也。參分其廣而鵠射侯之鵠也。居一焉。上兩個同幹與

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个射侯舌也射侯之制上廣下脛自棲鵠而上以侯為三分身居中兩個為兩邊其大小皆同自鵠而下則其身與上身同而邊惟得其半蓋下脛也。上綱所以繫

者與下綱出舌尋。八尺曰尋謂上下皆出舌一尋也。綱音筠持綱紐也寸焉。張皮侯。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號曰皮侯。而棲鵠。則春讀以功。

彘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張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則遠國屬。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謂賓朝也言遠國屬者對于畿

內諸侯為張獸侯。畫獸之遠國也。則王以息燕。息休息間暇之時。燕謂勞使。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

寧侯。若猶汝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屬獨朝。于王所。故抗舉也。而射女。強其兩飲強食。

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同懸謂于造城之處。四角立柱于柱四呼懸繩以正柱柱。置墊同以縣。既通以景。同影也。言于所平之地中央掛八尺之柱于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懸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然後眠柱之景。故云眠以景也。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

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北辰也。以正朝夕。即東西也。匠人營國。九方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謂城內也。

也。經涂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計十一步。左祖。謂祖廟。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方各百里。夏后氏

世室。宗廟也。堂修二七。夏度以步。二七謂十四步。廣四修一。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五室三四步。堂上為五室。四隅四室。其方皆

室方四步。止廣。四三尺。九階。南面三。而各二。四旁兩夾窗。五室室各有四戶。四戶之旁皆兩夾窗。白盛。謂以漿灰。門堂。門側之堂。三

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堂修七尋。堂崇高三尺。四阿重屋。鄭康成云。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復脊也。周人明

致上文無
繼不備如
此篇純清
矯之筆詳
駭堂室之
尺度論溝
洫經涂又
各盡制而
無一毫雜
釋此亦天
地間之至
文也

堂。度九尺之筵。也。席。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宮中度以。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扇。牛鼎之扇也。長三尺。七個。闈門。廟中之門。曰闈。容小扇。也。長二尺。

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路門大寢之門也。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廣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廣丈六尺五寸。應門二徹。古通。參。

个。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則三个二丈四尺也。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

九卿治之。王宮門阿。阿。棟也。之制五雉。長三丈高。一丈曰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

環涂之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

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剛上高上。曰伐。伐之。

言發也。廣尺深尺。謂之畝。古畎字。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

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溝。逆。

地防。音勒。謂脈理。謂之不行。謂泛濫也。水屬讀不理孫。音遜。順也。謂之不行。梢溝。音溝。謂水激。三十里而廣倍。凡行

奠。音水。停水也。磬折以參伍。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使水疾行也。欲為淵則句於矩。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凡溝必因水執。

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猶澀也。善防者水淫。謂以淤泥淫液使厚也。之。凡為防。廣與崇方。等也。其稠。同殺色界切謂

薄其上也。參分去一。大防外稠。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讀已。為式。然後可以傅衆力。凡任

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者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在屋草屋也。言各分其修

以其一為峻也。困窮同。倉城逆牆六分。逆猶卻也。言六分其高卻一以為峻也。堂涂十有二分。竇。宮中水道。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

三之。

周禮輪人

輪人為輪。斬三材。所以為轂。輻牙也。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和調也。謂調其鑿柄而合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

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音訝。輪輻也。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砥。通視。其輪

欲其輟。音寬。均致貌。爾而下迪。阮氏校。記曰。下乃不字之譌。不迪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迪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謂至地也。無所

取之。取諸圓也。望其幅。欲其掣。音蕭。殺小貌。爾而織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尺證切。鄭注。弘殺好也。孔疏。向轂為稱。故云。弘殺按。輻

向轂處。大向牙處。小上文。言豐纖。據也。無所取之。取之易。音直也。望其轂。欲其眼。音垠。上聲。出大也。進

輪人於材質剛柔燥濕。轂輻。慎進。織。摩。不刻。雕。衆。形。窮。形。盡。狀。化。工。之。筆。也。而。筆。力。復。簡。勁。無。鬆。懈。蒙。謂。前。公。之。

文盤曲瘦
硬蓋得力
於此種

而視之。欲其幃。音書下同之廉也。幃慢也。革也。革急則裏木廉。偶見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眊其綆。音餅。輪也。欲其蚤。古通。爪

之正也。鄭注。蚤當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察其蓄。音劇。蚤不齧。音偶。則輪雖敵不匡。當謂獨入轂中者。齧齒牙參也。匡邪枉也。言蓄與爪整然相當。則轂雖敵壞輻不邪枉也。

也。凡斬轂之道。必矩。謂刻識之也。其陰陽。陽也者。積。音軫。一音與致也。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

養其陰。謂炙鑿之也。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敵不欬。音耗。暴起也。即不平帖之意。今音讀如喬。轂小而長則作。音翠。隳也。大而短則

擊。音擊。危不安也。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音度。其漆內而中謂屬

猶言折半也。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音勒。三分一也。梢。音蕭。除也。其藪。音湊。當輻入處。謂之藪。五分其轂

之長。去一以為賢。音現。大穿也。去三以為軹。小穿也。容轂。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必直。陳篆也。必正。施膠必厚。施

筋必數。音朔。疇也。謂以革覆轂。革相相應無贏不足也。既摩。謂丸漆之乾而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

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扞。音兀。鑿動貌。雖

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竝。音弘。度也。其輻廣以為之弱。謂輻人轂

也。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色界切。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同黏。相者也。參分

其股圍。去一以為駮圍。股謂近轂者也。駮謂近牙者也。言股喻其豐言駮喻其細也。揉。謂以火揉之。輻必齊。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也。必均。直以

指牙。牙得則無墊音醫擷也而固。不得則有墊必足見音墊大也墊大乃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

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倅。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

故塗不附。倅上下等也以行山。則是搏厚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音各動也敝也不凝于鑿謂不動凝音鑿中也。一曰敝也。以輪之厚石

雖鑿之不能敝。于鑿。凡揉牙。外不廉廉絕而內不挫。旁不腫甌。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

圓也。萬音拘正車輪之器之。以眡其匡也。縣之直從旁以繩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謂置之于水中也。以眡其

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謂兩輪俱用黍量其容受同不齊同則無贏亦無不足矣。權之。以眡其輕重之倅也。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為蓋。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圍三寸。音汀圍倍

之。六寸。信音申其程蓋杠也足。圍以為部。廣謂徑也。部廣六寸。部長二尺。謂斗柄也。程長倍之。四尺

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尊高也一枚即一分蓋斗上隆高一分也。弓蓋也。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

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

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

蓋弗冒弗紘。股敵而馳。不隊。同擊隊落也。蓋者以橫馳。謂之國工。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

周禮輿人

輿人短章
別具廉悍
之筆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俱六尺六寸也。謂之參稱。尺證切。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音粹一讀如遠謂車輿深

也。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車前橫木人所憑依而式敬也。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

之較。兩輪上出式者古者車皆立乘平常立則憑較若應為敬乃俯憑式。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車後橫木也。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

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軾。車前有式其兩箱立木置式其上立者為軾橫者為軾。圍參分軾圍。去

一以為鞮。音對見上。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植同者如生。如木從地生也。焉。繼者如

附焉。如附枝之弘殺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偏邪相就也。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在內向也。棧車無革鞮輿易可拆壞故當

弇內向為之。飾車。謂革鞮輿也。欲侈。謂外向也。

周禮輶人

一氣舒卷而下逐節
理解冰釋
榮激無滓

今夫大車之轅擊以下分三層筆力道勁

駟車轅也人為駟。駟有三度。即下文度深淺之事軸有三理。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之駟。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駟。

深四尺。駑馬之駟。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熾。同美鄭注無節目也無節目是軸之美狀也也。二者以為久。

謂堅也三者以為利。謂滑也軌同軌音犯前十尺而策半之。策御者之策也凡任木。任正。謂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者。十

分其駟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謂兩軛之間也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

分其軫。輿下之材合而成分方通名為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駟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免。謂輿下當橫軸之處之圍。參

分其免圍。去一以為頸。前持衡者也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輿後承軫之處圍。凡揉。以火揉使曲也駟。欲其孫。音遜

順理也而無弧深。無得如弓之深也今夫大車。牛車也之轅擊。通徑低也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

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音橈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及其登陴。音襍阪也不伏其轅。必繚

其牛。此無故。惟橈直。且無橈也。故登陴者。倍任。用力倍也者。猶能以登。及其下陴也。不援其郎。

通底鄭用牧曰伏抑車轅及逆撥車箱之則謂登下必恃牽旁助之必繚。音秋馬紂也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駟欲順。音典堅忍

貌。深。音深則折。淺則負。駟。謂淺深適中也則利準。利疾速也準定也平也利準則久。和則安。駟欲弧而無折。經。謂順

理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楛。音倦馬行不利也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法也需懦也

瑣紋六材
筋角之良
栝與膠漆
紛澤各有
創造之宜
一篇體物
賦形而氣
相貫注無

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轉之和也。勸登馬力。音上馬轉和馬力既竭，轉猶能一取焉。音馬止轉尙能一前取道

喻其良轉環澗。音醜車轅漆也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澗，謂之國轉。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圍

也。以象天也。輪幅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車蓋也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九旂。音留

以象大火也。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旗。鳥隼為旗州里之所建也七旂。以象鶉火也。朱鳥宿之柳其屬有尾尾七星熊旂。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也六旂。

以象伐也。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旂四旂。龜蛇為旂縣鄙之所建也以象營室也。屬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弧旌

弧弓也。旌旗有弓所以張縹幅故曰弧旌也。枉矢者就旌旗張繆弓上畫枉矢於上也。以象弧者象天上弧星。弧星矢星也。

周禮弓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栝爲上。櫝音億次之。壓音覺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同嚮心。陽聲湯猶清也則遠根。鄭康成曰木之類近根者奴按奴謂驚下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執自然之形執也。謂本曲也。亦謂堅勁也射深者用

絲毫則徑
之痕不讀
此不知經
文之高直
使造化無
遁形

直。居幹之道。當音慤栗不弛。舊斯也。析也。謂以鋸析之也。栗裂之。假借字也。弛謂弛。委失木之理也。則弓不發。發謂弓後有傷動也。發讀為撥。戰國策弓撥矢鉤。荀子亦有撥弓枉。

矢。凡相角。秋綱者厚。謂角厚。肉少。春綱者薄。謂角薄。肉多。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音善。謂理粗錯。然不潤澤也。而

昔。昔與錯通文。理交錯也。疾疾險中。牛有久病。則角理傷。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大也。夫角之本。蹙於割而休

於氣。蹙近也。割與腦通。休讀為煦。得和煦之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謂

也。讀如秦師。入隈之隈。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

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不失理。謂之牛戴

牛。角直一。牛半也。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也。嚴利也。而澤。糝而搏廉。搏圍也。廉稜。鄂分明也。鹿膠青白。馬膠赤

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呢。讀如字。一云呢。翻通親近。也。一日呢。翻通膠也。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

謂筋也。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剽疾也。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敵

之敵。敵謂椎打。嚼醫欲得。學敵謂熟之又熟。漆欲測。絲欲沈。測猶清也。沈謂絲。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

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奠讀為定。冰析漚。音。冬析幹則易。春液。漚。角則合。讀。治筋則不煩。

也。秋合三材。膠絲。漆。則合。寒奠體。至冬膠堅納之。藥中定往來體。則張不流。冰析漚。大寒中下于。藥中復納之。則審環。

審而定凡類遠曰納之繁中析其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順其理也析角無邪斲目必荼目幹之節漆得其漆之流環則定後不鼓動舒徐斲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修猶久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猶隱也其筋夫

筋之所山檐昌廉切恆由此作瞻絕起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液漬水也三漬上漬所以伸其材其性厚其絮則木堅薄其

絮則需是故厚其液厚猶多也多其液者謂角幹而節其絮絮謂弓中痺幹用整木仍以木片細刷之需謂不充滿節猶適也其物須節適厚亦得所也約之約謂以

纏不皆約疏數必侷斲擊必中擊之言致也中猶均也膠之必均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

修也大修言極久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

次需當弓之畏也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籥恆角而短恆讀為極極竟也是謂逆橈角短則拊必長中央強直而引之則縱釋之則

不枘引引滿也釋放弦校疾也恆角而達辟同如終繼也達謂角自拊直達於籥是太長也終繼謂常不竹駭釋之者

中有變焉故校菱解謂與籥相接之處弓幹之端析為兩歧而以籥射于挺也直臂中有拊側骨焉故剽恆

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引之利橋音矯正也幹欲執同熟于火而無羸橋角欲執于火而無燂音尋羸過執也燂炙也

也關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驚同養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倫也有

賤工必因角幹之溼溼音生也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謂後必機減變動于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

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讀敝峻謂簫屨之中隆起挂弦者。敝謂把處柎謂把處之左右柎接

角限宛之無己應。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下柎之弓。末猶籥應將與。下柎謂柎不高而力弱也。興謂把處有搖撼之患。為柎而發。

必動于綱。弓而羽綱。綱者角與柎相接之處。羽讀為扈緩也。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無難。易也。維體

防之。引之中參。謂引之滿三尺以。矢長三尺故也。維角堂直庚切。正也。之。弓與興為韻發與綱。為韻強與防定為韻。欲宛而無負弦。辟戾也。引之如

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

三均。量其力有三均。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石被筋而勝三石有讀為又謂其力又均也。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平也。筋三倅也。

膠三鋒。音芳。鏃也。六兩為鏃。絲三邸。收絲之器。漆三剡。音庚。挹漆之器。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

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

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以人

短而服之。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因而短。寬緩以茶。茶古文舒。假借字。若是者為之危弓。

危弓為之安矢。骨直謂強以立。忿執以奔。猶直也。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

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怒也中。往體多。來體寡。

小幅中亦復峭折曲盡事情起結亦極解絕

謂之夾與通庚皆弓名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六弓者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也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

之屬。利射革與質。木槩也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弓之尤無澹。其次筋角皆

有澹而深。其次有澹而疏。其次角無澹。合澹若背手文。謂弓表裏澹相合之處若人合手背正文理相應角環澹。牛筋蕡

音澹。糜筋斥蠖澹。黃泉實也斥蠖卽尺蠖蟲名角環澹者謂裏澹文如環然牛筋蕡澹者此言弓背用牛筋之漆如麻于文也若用藥則其澹文如斥蠖文云和弓音澹激音澹也音澹

也將用弓必調之拂之摩之覆猶察也之而角至。猶善也謂之句弓。擊弓也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射侯之弓也覆之而筋至。

謂之深弓。射深之弓也

周禮矢人

矢人爲矢。鍍音侯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莠音弗矢七

分。三在前。四在後。一在前者前有鐵重與二在後者享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前則鐵更輕矣參分其長而殺魚界切其一。五分其

長而羽其一。以其筈讀蘆謂矢幹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辨猶正也陰沈而陽浮夾其陰陽以說其比。

夾其比以說其羽。比矢括也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蘆兩旁爲矢比在上下設羽于四角參分其羽以說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

憚矣。亦長寸。圍寸。寸矢七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七則長二寸矢七中有脊微高圍寸並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 矢入囊中也。重三垆。音丸。量名。 前

弱則俛。也。低。 後弱則翔。也。迴顧。 中弱則紆。也。曲。 中強則揚。也。飛。 羽豐也。則遲。羽殺則音躁。音躁。旁。 是故夾而搖

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音鬧。謂。 之。以眡其鴻。也。謂強。 殺之稱。尺證。 也。凡相筭。欲生而搏。同搏欲

重。生謂無殺益也。搏圍也。 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槩。古栗字欲其色如栗也。

漢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古以周尺八尺為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 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

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謂通山川之靈氣也。 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曆

數。謂天歷運之數。 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升柴燎煙。致敬神祇。也。治。 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

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躁音穢。厚。 篤災必降。秦

違其典。璧遺鄗。通池。史記秦始皇本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蛇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曰今年祖龍死按瀉池君瀉水之神祖龍謂始皇。 二世以亡。高祖

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世次相續不絕曰奕世。 克昌。亡新王莽國號。 滔逆。鬼神不享。建武東漢光武帝年號。 之初。

取典重之
勢出以淵
茂之詞自
然古厚但
筆勢平衍
少奇峻之
氣

替埽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牲。牲音全必充。天惟醇祐。萬國音康。光音和和。後漢靈帝年號二年。有漢元

舅。五侯。後漢樊弘湖陽人世祖之舅封壽侯其弟丹封射陽侯兄子尋封玄鄉侯族兄忠封更父侯弘卒復封少子茂為平鄉侯樊氏侯者凡五國之宵。射陽之孫。曰樊府君。諱

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音通。撫瘠民。二鄙

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音大化既宣。由音通復夕惕。惟寵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

十月。齊音同祀西嶽。以傳音舍。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音同世室不修。春秋作譏。

春秋傳世室屋壞公羊傳世室魯公之廟也特部音獨。行音苟班。與縣令先讜。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

瀆音五嶽四瀆也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音犯時。而功已著。暨音暫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泰山。邱邑猶存。

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音除十里內工商嚴賦。音苛賦也克厭音鑿去聲足也。帝心嘉瑞。仍禽。

古答字風雨應卦。澱潤品物。音澱與漸同君舉必書。左傳君舉必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

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助。垂耀億齡。永有銘識。音誌其辭曰。

二儀音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為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決江

開汶。音通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列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曆年。

赤銳銳精也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靜也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

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進也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齊。同降

瑞富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咸我稷黍。穡民用章。建又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山名泰山之支阜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前一段敘社祀之由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官名子句龍人名炎帝十一世孫龍。今九州辨土地之宜。顛頊土正。後社為后上之神。為

后土。及其汲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

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戎大也。醜衆也。冢土乃大社也。言立此社者為勳大衆告之而行之也。於是受賑。音普。左傳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頒之

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

春秋時。有子華為秦相。漢興。陳平漢書陳平陽武縣戶牖鄉人也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為右丞相。封

曲逆侯。永平東漢明帝年號之世。虞延後漢書虞延陳留東昏人少為戶牖亭長為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應作延延弟曾孫放。字

子卿。為尚書令。外戚梁冀梁皇后兄繼其父商為大將軍順帝崩冲帝立梁后臨朝以梁冀參錄尚書事恃寵謀逆進毒試質帝後桓帝時伏誅乘寵作亂。首策誅

考古徵獻地以人傳秦一漢三代昌四輔一於社有光

漢神惟存
此數十字

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舉也施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為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指上漢三指上陳平虞延兄弟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事也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漢碑多酬應頌頌之文此碑亦專為虞氏而作

王延壽桐柏廟碑

延熹東漢靈帝年號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國盧奴縣名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

平氏。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桐柏縣西始於大復。山名在桐柏縣東三十里水經注淮水出桐柏支潛行地中。見於陽口。見上

廟桐柏。山名春秋宗奉。災異告誡。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漢時謂令

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務潔碑作濟潔洪景自以為濟字當是齋字爾雅祭川曰浮沈言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也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

京鍊至極
金石文字
之正軌

遣行謂行承事錄釋生遺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慎祭常

若神在論語祭神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山路不逼狹。開拓神門。立闕門觀也中

道故謂如神在四達。增廣疆同壇場。飾治華蓋事物紀原華蓋張帛爲之高大殿宇。穹齊穹高也傳館。石獸表道。

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高峻。祇慎慶善也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牲。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

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至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言身受其福也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水流淮源。聖禹所導。湯湯水流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流。弱而能強。仁而能武。

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江淮河濟謂之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

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

和。民用悅服。穰穰禾實豐盛貌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攜集。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

惠貺。賜也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韓退之南海神廟碑蹊徑似做此文而青勝於藍不啻百倍

王粲荊州文學學宮名記

又官名記

文從字順
平實無奇
視南豐諸
學記蔚然
經籍之光
則瞭乎其
後雖謂文
章以時代
為高下哉

有漢荊州牧劉君。劉表稽古若順也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為世也。則象天地軌儀。則象也憲極。謂

典章制度。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學宮也焉。立師保焉。作為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

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

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字仲子後漢南陽章陵人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

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恭毋。漢川人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

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音攜解結椎也。詩童子佩觿委介負胄。比肩繼踵。川逝。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泉涌。聲音疊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路途也

上六事而言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純大也。嘏福也有所底音指致也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詩周頌時邁其

淳德。宣其不繇。同。猷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截。音堪言屢次克平也寇侮。殺

也夷平也。不若不順也。戡克也。漢獻帝初表為荊州刺史。平宗賊。又說江夏賊張虎陳牛降之。江南遂悉。平旋授荊州牧。誕啓洪軌。敦崇聖緒。曲墳既章。禮樂咸舉。濟

濟。衆盛貌措紳。盛茲階宇。祁祁。衆多也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宜育。百穀繁蕪。

勳格感通也皇穹即皇天擊被四字。

晉造戾陵遏記

戾陵遏故址在今京兆宛平縣西北水經注云高梁水首受濕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且陵故以名堰按濕音沓溼水即禹貢孟子濟濕之濕

蓋濕乃濕本字也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

深音沓水俱見題註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

三年立遏于水導高梁河在京兆宛平縣西今為玉泉山水所經東南注大通河又東至通縣入白河顯祖異曰今之大通河即高梁河下流也造戾陵

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即今白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

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

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十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

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

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晉縣今京兆宛平縣東西北逕

用軍士千人興工後世亦有之豈仿於此耶
敘次亦羅羅清疏然不脫駢儷之習故其氣平塌鮮崢嶸矯捷之勢於以難古文之類治

昌平。晉縣今直隸昌平縣東南東蓋漁陽。今直隸薊縣。故城在今通縣東凡所潤舍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

孔齊。原隰底。音平。底致也。致功而地。指平言其可耕也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灑。皮由流灑水。流

貌。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真帝年號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

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

出。毀損四分之三。賸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維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

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音龐暉。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

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襁負而

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時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

鄭渠。見蔡邕樊惠渠頌之績。魏人置豹。豹謂西門豹。見樊惠渠頌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

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並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唐荆川云此但說斯立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

諸同人云奇崛戰鬪鬼神張廉卿云此文純以恢詭出之當從傲脫一切處玩其神味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同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發也。紙尾。雁驚行。謂其行舒緩如雁驚也。以進。平立。睨丞曰。常署丞涉筆。猶言動筆。占視也。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朔慢必曰丞。此諺語數以。此慢人也。至以相警警。音教。詆毀也。丞之設豈端始也。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音弘。涵。音深。演。音旁。迤。音及。日大以肆。貞元德宗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斯立正元四年進士。屬于人謂屈服人也。元和初。靈宗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同斲。缺也。去牙角。一躡。音踏。故迹。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音角。與瓦。墁。音縵。牆壁之飾也。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莊嚴貌。立若相持。水瀦。同澗。音君。瀦。音水。循除也。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韓愈鄆州溪堂詩序

吳辟疆云此文長慶三年作明年公卒蓋晚年深造自得之境與道大適其銘詞直造雅頌之藩所謂編之乎詩書而無媿者此篇尤足以當之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東平郡名卽鄆州屬淄青節度使靈宗時李師道拒命其將劉悟殺之以降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分其地爲三道鄆曹濮爲一道以馬總爲節

度觀察等使淄青等登萊爲一道以薛平爲節度觀察等使兗海沂密爲一道以王遂爲觀察使

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名爲總

鄆音運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年。喪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

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謂穆宗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薄音博等也齊也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是沂密始分而殘其帥。

元和十四年。斥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庭湊

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二年。魏博節度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同於

三方。幽鎮魏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

年。淄青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己爲節度使至憲宗元和十四年傳四世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

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音奎睽。張目貌公

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不爲其所扇也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

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同疲精。磨以歲

吳云議既
驚創文亦
奇矯

昔者人謂
斯何吳云
收束亦極
簡峭二句
學檀弓

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也。大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曰。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繫也。說文綴得理也。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音陰不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也九壤。定也。同。九。九。有葉世也。有年。有荒不條。治也。河岱之間。山謂鄆曹濮。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

選侯。以公來尸也。主也。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

不得分切。法問也。願。孰爲邦蝨。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謂以利口傾覆之也。吹之煦之。摩手拊之。通也。箴

同之石之。石謂砭石。膊音柏。卽石鉞也。膊磔也。而磔之。凡公四封也。四境也。旣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

寧守邦。言不但守邦而已。公作溪堂。播播水流。水流貌。流水淺有蒲蓮。深石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

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皆鼓聲。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

沈歸愚云
敘次錯綜
後因稍侍
耶之感然
有感卷而
歸之尤見
嗚懷高識
不同尋常
處
儲同人云
詳整自班
史出筆力
善變無施
不可
張廉卿云
讀此文固
須求其參

稽經誼也律施詩志切惠也與也用不差人用不屈謂皆得其宜也溪有蘋同苽同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斃音遺此邦是麻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音均馬纜也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立也者十人。負者七人。偃伏而覆曰偃仰而倒曰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挹彼注也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

錯之妙尤 當玩其精 方以溪云 周人以後 無此種格 力歐公自 謂不能為 深處曉其 坡以所傳 為妄於此 見知旨之 難前漢書 按樂志大 相孔光武 司空祭樂 奏郊樂毀 雜人諸樂 工鼓員分 曹按十部 數開此文 先例退之 神勇未必 摹擬妻自 胸中具心 鐘錘方有 鑿鐘萬有

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跳也莊子翹也舉首者翹也。顧者。鳴者。寢者。詩動也。或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也溺。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音弟

齧者。秣者。騎者。驟者。馬疾也。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鳥名鷹類一犬羊

狐兔麋鹿共三十。旃通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孟音登

箛之有柄可持者。笠筐筥音技蓋有足者。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

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音時游戲之事以木為局隆其中而

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四二相抵為戲上柳宗元序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連思。蓋同集衆

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即今河南孟縣。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

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

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手所畫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

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略大

岫為奇觀
 方侍御
 周人以
 無此墨
 亦猶歐
 曉其深
 耳
 茅鹿門
 以祀事
 案摹寫
 采曄然
 徐開公
 日月出
 山島竦
 此曹孟
 觀滄海
 也於公
 文亦云
 張敦復
 結選閱
 波瀾壯
 詞藻瑰
 雅足與
 和配

也。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

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太公伏符陰謀曰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

之數。放音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

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

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一名扶胥鎮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

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唐嶺南節度使治廣州。統桂管容管安南。管號為五府。五嶺謂都龐。朗。潯。越。城。騎。出大庾。仍觀察

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

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鵬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

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音貫。酌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興俯。

治人事神
前後綜合

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盲疾也。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

尚書左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名。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音典去聲。南服。公正直方嚴。

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為表褻。音博表也。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

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音拂潔也除也。視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

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其明行事。明故曰晨事。

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

權夫奏功。雲陰解駁。音剝。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

明概。音寄稠也。五鼓既作。牽牛正中。牽牛星名禮記季春之月且牽牛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

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蛇音地。

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同旗。纛音旌。麾。飛揚掩藹。猶披拂也。鏡鼓嘲轟。呼弘切。高管噉音。武

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躍踊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音。上音。武

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其修。

事神止此
後敘政績
映前治人
句

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

初時番舶之至
泊岸有下碇之

稅始至有開貨之宴肆珠
錯落賄及僕隸幾皆罷之

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

同

燕享有時。賞

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四萬二千斛。賦金之州。

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匄。

音蓋
與也

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

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

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

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

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

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四字句凡百廿句
漢賦之氣體也

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重句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謂董晉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

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祭名宮室始成祭之為落之。士女

和會。闔田音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惟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

河為城。其不合者。誕發語寘音至也。聯鎖於河。宵浮晝湛。沈世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

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德宗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歸

銀童噉音噉音劫衆阻兵。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六月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卒子迥自為兵馬使懷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

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

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開音翰寇偷。黃流

渾渾。飛閣渠渠。也大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

河之沄音沄。水流貌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

始。

吳至父云此但用東漢金石體而駿邁完固乃古今無類學韓公不從此入不能得其雄峻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

孔子廟碑
漢以來當
昌黎第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也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周之始祖舜時為后稷之官後

祀為祭穀。句音龍人名炎帝十一世孫能平九州辨土地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先農鉤龍之宜為顯頭土正後祀為后土之神

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

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

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

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

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鄴侯李泌之子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

顏子至子夏十人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李路子游子夏俱配享孔子廟謂之十哲。其餘六十子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言六十者舉其成數也。及

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漢濟南人名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年已九十餘使鼠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今文尚書是也、毛公有大毛公小毛公

公之別大毛公為毛亨漢魯國人不小毛公為毛萇漢趙國人此蓋指毛亨曾傳詩經稱為毛詩韓生指韓嬰漢燕人文帝時為博士作內外傳數萬言今惟外傳十卷行世、董生董仲舒也漢廣川人少治春秋學有原委

春秋繁露等書。高堂生、揚雄、鄧玄東漢高密人字康成博通諸經從馬融游學十餘年及歸會以黨事禁絕遂降修經業以黨禁解徵辟皆不就著百餘萬言其傳者有毛詩箋周禮儀

禮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業其中。置本錢

記注

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學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九師禮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音。下神不以字。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音揭音高舉。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伯翳二子大廉之後也秦者木之後為徐是為俱出伯翳也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

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債覆敗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徐故國在今江蘇舊徐州府文德為治。及偃王

誕。生也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

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八駿也列于周穆王得八駿之乘西征崑崙騎之西遊。同王母即河王母古仙人宴於瑤池

曾濂生云 衢州有偃王廟其事本支離誕誕文亦誤 誕出之其 脚在若有 若無之間 恐亦管度 既久而後 得之

張廉卿云
此種文無
可著思議
處借秦抒
論文字便
生出精采
此作家工
於創意處

西王母所居宮闕
在龜山峴嶺之圃

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贊玉帛。死生之

物于徐之庭者。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得朱弓赤矢之瑞。博物志徐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赤矢以為得入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偃

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穆王之御者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

關其民。北走彭。今江蘇舊徐州府武原山。一名徐山在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

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禮記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會曰先

君駒王西討駒子徐之先也章禹。左傳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以奔楚祖孫相望。郡望也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迹史書。徐氏十望。

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大於杞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

也。衢州。即今浙江衢縣故會稽太。漢縣名即春秋申姑蔑也唐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

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乘玉几研同于會稽。即今浙江之水。或曰徐子章禹。

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堅相

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

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

制輅同樸下窄。不足以揭表示。虔安也安。而梁桷赤白。繪畫之色墜落也。剝不治。圖像之威。黜音

去聲。昧就滅。藩藩籬也。拔級階級也。夷平也。庭木禿缺。同缺。祈眈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麻。余

惟遺紹而尸也主。其土不卽也就。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

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明貌

社哉。其不可諱。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鑿音鑿以銳器刻石也之於石。辭曰。秦傑雄傑也。以顛。徐由遜謂柔順

綿。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

冒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地名故城在今龍游縣北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

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祭名說文後死

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

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

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曹濂生云此文情韻不嚴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

吾棄於時而寄於此二句與至交云史記沈疇傳歸襄居郡不與廷議也公旬法本此又云此因柳人神之遂者其死後精魄凜

羅池在貴州馬平縣東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唐憲宗元和十年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

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

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

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常也。於無負租。流逋

四歸。樂生與事。宅有新屋。步嶺謂村市為墟水津為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敬也。父

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

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

名木。柵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

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

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即丙辰唐諱丙為景廟成。大祭。過客

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

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上。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

漢以見生
時之風抑
所以深痛
惜之意指
最爲淋鬱
史官乃妄
識之不知
此乃左氏
之神境

餘德巷云
雅頌之餘
文成典

俾歌以祀焉。而竝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亦曰峨山有瀑布飛流如鵝故名在馬平縣西兮柳之水即柳馬平縣南。桂樹團團木茂也兮白石齒齒石險也。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杭音庚稌徒稻不黏而晚熟者曰杭稌稷稻也。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也。

韓愈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字德深。涿州朔山人。憲宗元和九年除荆一節度使十一年自荆南來朝。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自曾祖以下也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即所謂麗性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君率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如具著先人名迹。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

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盡履也。後委社於公。公之所

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史記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友。武王克殷封之於陳。以奉舜祀。陳公子

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

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唐書世系表。胡公滿裔孫諸字伯袁。其孫濤塗。以王父之字為氏。按袁濤塗。春秋陳大夫。左傳作轅穀梁及法言。作袁生子選。選生申子突。突生惠子雅。雅生頗。奔鄭。

可譜。常居陽夏。今河南太康縣。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轅固。漢齊人。孝景時。以治詩為博士。賢。太后好黃老言。召問固。固曰。此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申儒。過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袁安字邵公。後漢汝陽人。仕至司徒。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

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今陝西華陰縣。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

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唐高祖年號九年。以大耋。始葬華

州。即今陝西舊同州府境。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漢縣名。今屬湖北襄陽道。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

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音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

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

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替辨章。即便章史記平章百姓作便章百姓仍持節將蜀滑襄荊。永貞時以滋為西川節度使徙義成軍節度使又自戶部尚書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徙荊南節度使。蜀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行路艱難也易往蹇來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鉅人。後明帝時袁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職罪縣人

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收功厥後。五公。安章帝時為司空。二子京。敞。京子湯。桓。帝時太尉。湯子逢。靈。帝時希牧守銀。人。聖世所不烈為。

重尊。晉氏子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入州勤治。取最。最治行尤異也不懈。當陽耽經。唯義

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

把將符。羣州承楛。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

孝孫之爲。順執司勢卽宜。以誨以龜。以平其巖。山相對屋牆持持。謂平正也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

進室。親音鑿鑿音刑鑿。肩膈音梁上臂也。胎音拍。格音。其尊玄清。謂玄酒清酒。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會

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見上幸維以告之。有石註

韓愈烏氏廟碑

元和唐憲宗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唐憲宗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留後上改革河

因吐突承璀稅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以吐突承璀爲招討宣尉使發兵討承始立議。用師于

恆。州名成德軍節度使所治今直隸正定縣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音卽誘

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字保君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

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

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

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

茅鹿門云
序烏氏世
系及戰功
處錯綜而
覽

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

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齊名漢劉向撰列於

姓苑。書名南朝宋何承天撰在莒者存。左傳莒子庚與唐烏存率國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左傳齊烏餘以重丘奔晉又齊烏枝鳴戊宋皆為大夫。秦有

獲。烏獲戰國秦勇士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今江西鄱陽縣處北者。家張掖。今甘肅張掖縣或入夷狄為君長。

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

生贈尚書諱承玘。音此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

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部落名居今熱河一帶之地契丹。國名從戰捺祿。山名走可突干。人

契丹渤海。唐時國名據有今吉林松花江以南至日本海之地擾海上。至馬都山。亦名祁山在直隸遷安縣北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

塞其道。墜原累石。繇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連錢三十萬餘。黑水。國名

即靺鞨居今黑龍江地。境黑龍江北境一帶之地室韋。國名契丹別種在今蒙古東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

史思明。至德二年安慶緒兵敗走保都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

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右

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唐德宗年號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于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差。乃惟有人。念昔平盧。謂平定盧從史之變兵也見原文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在江西新建縣西章江門時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所建今閣爲明清時重建在章江外。獨爲第一。有

瑰偉奇偉也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三王謂王勃王緒王仲舒勃有滕序緒有賦仲舒爲連州司戶有修閣記閣壯其文辭。益欲

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于揭陽。韓宗元和十四年公坐言佛骨事貶潮州刺史

揭陽漢縣名唐潮州爲揭陽縣地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今江西南昌縣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韓公貶陽山由湖州爲

沈歸愚云
總以未得
造觀此情
作態此記
體中別行
一路法也
未段意言
俱不盡讀

者徘徊賞之

儲同人云創格絕調

曾濂生云

反覆以不

得至彼為

恨此等蹊

徑自公闢

之亦無害

後人踵之

以千萬乃

遂可厭矣

張廉卿云

尋常頌揚

文字經退

之為之便

瑰瑋鉅麗

簡老深括

寬絕于人

文致曲折

極效六一

南昌故曰便直取疾貶潮州亦然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縣袁於南昌為屬邑私辜

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

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即王仲舒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

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

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

密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

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

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

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欄板檻之

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為赤白繪畫之色之漫漶音換不分別貌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

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

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

遊。尙能爲公賦之。

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名雲當大歷代宗年號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

氏。於時李監陽冰。卑齊人。今人讀爲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秦王允仲所作。割程邈字八分。故謂之八分。不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傅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董晉幕

爲文宜略識字此會濼生立論所從出

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文字謂倉頡古文形如科斗

漢衛宏字敬仲。光武時爲議郎。作漢儀四篇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

公。名登。字冲之。工草隸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

愈亟去吏切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元和十一年六月

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而未始知
西山之怪

云此句正
見始得與

宋一句相
應

望西山始
音異之沈

歸愚云點
始字

然後知吾
嚮之始

遊汪氏書
云又反別

一筆作觀
遊於是乎

始沈云正
收始字

自余為僂

自余為僂音六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隰古隰也。則施施徐行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在今湖南零陵縣西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名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在零陵縣北。緣染谿。亦曰冉溪。于厚名曰斫音灼榛莽。焚茅茷。音吹草葉多也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曲脚而坐其形如箕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虛加切高貌然窪然。若垤音迭上之高者。若穴。尺寸千里。攢聚也巖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音褻小山也本作部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

酒醉而身傾頽。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鍾伯敬云
點綴小景
遂成大觀
儲同人云
天然幽曠
劉海峯云
結處極幽
冷之趣情
甚悽楚
方望溪云
此下六篇
格調似取
諸山海經
水經注而
幽峭淒清
過之

方望溪云
從他處引
入小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音錡音潭。俱見前。潭西二十五步。當湍音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

柳宗元鈞錡潭記

鈞音錡音潭在今湖南零陵縣西鈞錡。在西山見前。其始蓋冉水即染溪。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猶言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傍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泉懸則成瀑布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音既芟也。刈草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濺音澾音澾音。大水音澾音。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宗元鈞錡潭西小丘記

其石之突
怒句虛領
起下四句
作對文實
寫奇狀

劉海峯云
前寫小邱
之勝後寫
棄擲之感
轉摺獨見
幽冷
先擬生公
曰筆筆凝
練後既立
意最精小
幅中具有
雲烟縹緲
之觀

方望溪云
善摹史記

音然石聳立貌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突起角列而上者。若熊羆登於丘。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音產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往來紛錯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泠泠之狀與目謀。潏潏音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旬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周文王所都今陝西鄠縣。鎬周武王所都今陝西長安縣西。鄠縣名今陝西鄠縣。杜漢杜陽縣也故地在陝西麟遊縣西北。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柳宗元游黃溪記

北至晉。即今山西太原縣。西適幽。即今陝西郿縣。東極吳。南至楚。越即今浙江。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

向不見瘡
北至晉一
節乃仿史
記西南夷
列傳西南
夷君長以
什數夜郎
最大其西
靡莫之屬
以什數滇
最大云云
姚惜抱云
朱經所謂
海經所紀
東西嚮者
蓋以其有
圖畫在前
故也此言
不悟作山
水無非也
後人又有
等爲工而
失之法矣

永最善。環永州名亦曰零陵郡今湖南零陵縣之治百里。北至於浯音吾溪。在湖南祁陽縣南。西至於湘之源。湘水源出廣西海陽山自興安縣流

入零陵縣北會瀘水境。南至於瀧呂江泉。亦曰瀧灘在湖南道縣西南人謂水流石中湍急曰瀧東至於黃溪。在零陵縣北東屯。其間名山水

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地名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

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植也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

神之上。揭音憩涉水白揭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

黛蓄膏滯。音庭水止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

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音孩頰斷。音銀齒其下大石離兩也謂兩列。可坐飲食。有鳥赤

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似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

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

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柳宗元永州萬石亭記

儲同人云
狀物之精
化工在手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敏貞元中
為永州刺史來洩永州。間日登城北牖。臨於荒野。藁翳之隙。見怪石

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敲仄以入。絛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

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舉踵也者鳥厲。鳥疾飛也抉其穴。則鼻口相呀。虛加切
張口貌搜其根。則蹄股

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剝音枯闢朽壤。翦焚榛蕨。同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

清池。寥廓泓音弘渟。音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

之西。石若掖同腋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攢

也謂山巒
叢聚也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同藝是野。眉厖齒鯢。音倪
厚也
大也
齒鯢猶

言兒
齒也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

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

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

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漢石奮景帝時爲九卿四子皆官至二千石世稱爲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敢專筆削。孔子作春秋筆削則削以附零陵見前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音列

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音池水爲嶼，音龍山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

株衛參差，不齊貌。披拂，言風搖拽也。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

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

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憂慮之意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

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即今湖南常德縣龔古，余弟宗玄，隸，謂任僕役之事也而從者，崔氏二小生，

曰恕己，曰奉壹。

李剛己云：從水引，入行文曲，折有逸致。
劉海峯云：事寫魚之遊，行潑水中，如化工肖物。
沈歸愚云：過清二字，收盡通篇。

柳宗元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鈛罅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音渴皆永中秀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瀬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水平則深沈而色黑。流峻則沸騰而色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藤篁之類。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亂石之白色者。其樹多楓柎。音楠。音便。音櫛。音櫛。音櫛。音櫛。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木名。俗稱夜合花。而蔓生。膠。音交。音藹。音藹。音藹。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音掩。音掩。音掩。衆草。紛紅駭綠。蒼。音蒼。音蒼。音蒼。香氣。衝濤旋瀾。退貯溪谷。搖颺葳蕤。音葳。音蕤。音葳。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宗元石渠記

李剛已云
每風自四
山而下數
語極善
形容草木
之狀其意
境蓋本於
司馬長卿
子虛上林
揚子雲甘
泉諸賦

茅鹿門云
清冽

文境峭遠
神韻悠揚

自渴音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音弘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廣狹曰幅。周圍曰員。減百尺。清深多條魚。一名白鱖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竹之可列坐而床也。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聚也。而焚。既醜音醜。分也。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之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獨音涓。潔也。渠之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柳宗元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於兩涯。兩岸也。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闌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舉也。跌音跌。足也。而往。折竹掃陳葉。排排除也。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

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音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苦茅嶺。在西山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銀其上為睥睨。城上女垣也梁欏。音例。欏屋棟也之形。其旁出堡塢。村落之外築土為垣藉以守護者也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音促。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吏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是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因類智者所施設句
忽起波瀾
風致跌宕
詠嘆淫泆

柳宗元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門上為高樓以望遠者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荒蕪之地在道南。南值江。柳江也西際垂楊。傳去聲置也。

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積聚也有崖谷傾亞。同壓缺圯。符鄙切豕得以為囿。她得以為藪。人莫能

居。至是始命披剝。首拂斫也蠲音涓疏。樹以竹箭松檉。音類桂檜柏杉。易音以為堂亭。峭為杠。小梁下

上迴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嶮音嬰灣。音嬰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

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

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

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

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結末平衍
已開宋人
序記文法

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方望溪云
山水記柳
州所而
高古無溪
徑無若此
篇

儲同人云
類似史記
天官書

古之州治。在潯水。即柳江源出貴州至廣西馬平縣西稱柳江下游至桂平縣東與鬱江合稱潯江此稱潯水蓋從其流而言之也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

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土減山高峻貌然曰背石山。在馬平縣北一名夾道雙山東山曰栲竹西山曰鶴兒

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山名在馬平縣東北十五里其下多秀石。可硯。

兩絕。直度曰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在龍壁山南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

西。曰駕鶴山。在馬平縣南旁臨大江聲立如鶴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峽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

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在馬平縣南一里其西曰四姥山。在馬平縣西五里其山四面對峙故名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

又西曰仙弈之山。在馬平縣西南山有石枰可弈故名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

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

穴。常八尺曰尋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

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

背。言高出飛鳥之上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九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種音多櫛音諸

多質音簞之竹。多囊吾。多年生草形似款冬其鳥多秭音歸即子規又杜鵑石魚之山。在仙弈山南全石。無大草木。山小

方云形當作刑鑄鑿也見見周官內外饗

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稊歸西。有穴類仙奔。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

泉大類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激流也。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鮒。多儵。音雷

山。在馬平南三里。兩崖皆東西。西字疑為雷水出焉。雷崖中。謂雷水著于中也。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

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蕘。修形糈。音胥享神精米。稌。音徒。稌稻也。陰酒。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

而深。峨山。平曰鵝山。在馬平縣西三里。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宗元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曰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壅塞也。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

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石中。沮。預將

切。音茹。下濕之地。曰沮。沮。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牆為藩籬也。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

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潭州名。亦曰長沙郡。唐時湖南觀察使治此。舉之。假。攝官。曰假。湘源。今廣西全縣。令會零陵政。龍。雜也。賦擾。

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逋逃租賦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

儲同人云
清風翠煙
及魚鳥之
浮沈嘯萃
余每遊吳
下名園而
誦之此等
語句真天
造地設非
人力也

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音高鼓大鼓也周禮以鞀鼓鼓役事之召。雞豚糗云九切糗音膏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治劇也自撓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音阻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音凹窞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蕤與叢同。峴音同瓏音同靈音同。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音植黏土可為陶器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音枕春秋鄭大夫左傳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諶。謀野而獲。宓通子宓不齊字子賤春秋魯人嘗宰單父鳴琴而治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遊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廢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宗元序飲

孫月峯云
澹岩得古
諸同人云
左氏外傳
風味

買小丘見前諸鐸潭
西小丘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並

也。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

洄於淤。音伏洄
流也不止於坻。音池水
中高地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逆而上
曰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

或投之。則旋眩亂也滑汨。于筆切
疾去也若舞若躍。速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

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

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氣隔不通腹
內結痛曰痞不能食酒。漢書于定國傳定國
食酒至數石不亂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

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禮記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以為禮者。有

叫號屢舞。詩大備賓既醉止載嘯載
嘷亂我籟且屢舞僛僛如沸如羹。見詩大雅言其笑語如
湯之沸如羹之熱也以為極者。有裸裎音袒
呈袒以為

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音朔糾同糾迷糾舉也
迷遠之也而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焉。

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迷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行音行

也。樂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宗元序碁

虞文子云
序飲就飲
說序棋不
就棋說各
極其妙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遊戲之具。隆其中。中央隆起如凸形也。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紅黑二色也。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毫筆也。二毫謂朱筆墨筆。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擊觸也。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諱。審也。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音彼。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被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猶言不止。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范仲淹岳陽樓記

岳陽樓唐張說所建在今湖南岳陽縣城西門上下瞰洞庭風景絕佳

慶歷宋仁宗年號四年春。滕子京名宗諒宋河南人謫守巴陵今湖南岳陽縣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

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

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水大貌湯音湯。水流貌。橫無際涯。狀湖之廣遠也朝輝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

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三峽之一在湖北。巴東縣西與四川巫山縣接。界因巫山得名。與西陵峽壩塘峽並稱三峽。南極瀟湘。湘水

合瀟水之稱也。其合流處在湖南零陵縣北。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

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船上懸帆之柱也傾楫與楫同。權也。楫即划水槳也。摧薄音博暮冥冥。

虎嘯猿嘯。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

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同青。茂盛貌。而或長煙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把酒臨風。其喜洋洋得意貌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八年九月十五日。

識度宏遠
而文格稍
卑有宋人
俗調

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前牛敘事
由稍平

釋奠置爵于神前而祭也禮記凡釋菜以芹藻之屬禮先師也禮記始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

爲摯。通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

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

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等國無先聖先師則所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謂凡有國。各

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

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

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

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

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

立論高卓
獨有見地

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邇抱上文不泛。

一轉深警

大宋之興一段折入正文

至此始出正意歸題

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

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尸神象也。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以卑幼者爲

之酌鬯。音長。神酒也。以秬釀鬯。金芬。攸服以降神。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

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

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

俯仰之節。吏又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

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

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諡至聖文宣王。以褒崇之。講正

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喻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

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

旁。臧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筐罇爵簠簋凡若干。以其與邑

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益其有司所不責者。認

音徒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修峴山亭記

峴音賢山一名峴首在今湖北襄陽縣南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

人哉。其人為誰。羊祜字叔子晉南城人武帝時鎮襄陽常登峴山祜卒後人立碑其地望不悲戚謂之墮淚碑。叔子杜預字元凱晉杜陵人羊祜舉以自代拜鎮南大將軍伐吳平之

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

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

深。祜鎮襄陽嘗登峴山祜卒後人思之為立碑於地觀悲泣謂之墮淚碑。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

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

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

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漢陵谷易變喻世事遷遷也。而不知石有

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

沈歸愚云
史光祿是
主澹然只
用澹澹著
筆迴繞別
於俗下人
文字
劉海峯云
歐公長於
感嘆現在
古之名賢
興遙集之
思宜其文
之風流絕
世也
姚借抱云
按歐公此
文神韻縹
緲如新纒
緲如新纒
吸風飲露
蟬也而之
文也而之

人為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為文之此類劉海峯欲刪此二句而相繼於此為羊叔子杜元相繼於此

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庶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神宗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同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曰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杳深廣貌靄雲氣也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猶離憂也楚風原作離騷以見志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州名今安徽滁縣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在滁縣西

樓迂齊云
不歸功於
已而最爲
於上體千
得用武以
戈平定休
息施於除
讀又著顯
懷之古人
想此與父
吳序並佳
絕其撫今
思昔亦同
而彼篇作
於心適而
中怡此篇
神於豐樂
之思深蓋
而人君于
之意量如
姚叔箭云
宋代兵革
積弱之禍

北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窳深遠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音翁霧起貌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以五代。梁唐晉漢周爲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

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南唐主兵十五萬於清流山。在滁縣西北二十二里南唐置。關於此曰清流關地極險要下生擒

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周顯德三年唐將皇甫暉等屯清流關周主命匡胤襲之暉等陣於山下方戰匡胤引兵出其後暉等走入滁州匡胤麾兵抵城下暉等出戰擒

之遂克。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曰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

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音鐮削也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

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猶覆育也宋史深仁厚澤涵煦生民

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

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音啣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

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安此

公蓋預見
及此特言
以諷當世
足見經世
之情略文
吐絕不輕
露所以爲
高

茅鹿門云
子固學
所論學之
制與其所
以成就人
材非深
於經術者
不能韓歐
三蘇所不
及處
方望溪云
觀此等文
可知于固
篤於經學
頗能窺見
先王禮樂
教化之意
故朱子愛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曾鞏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

爵。此謂行鄉飲酒之禮主人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曰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

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

進。戒其不率。不循也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

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

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

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

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

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

而做做之
劉海峯云
源沛備悉
杼寫叩暢
是大文字
此篇虛字
提撥處界
劃點綴極
清整飭以
流暢氣機
無一間散
之筆

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夫疑固然。字似當作固然無疑。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宋仁宗年號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今江西宜黃縣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見前襄州穀城夫子廟記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宋仁宗年號元年。曾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

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猶言文墨之士也。見長楊賦。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曾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爲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分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鞏筠州學記

茅鹿門云
不如宜黃
記所見之
深而其行
文亦屬作
者之旨

姚惜抱云
按黃筠
州二記論
學之旨得
精然宜黃
記隨筆曲
注而渾雄
博厚之氣
鬱然紙上
最爲曾文
之盛者筠
州記體勢
方幅稍弱
脈亦稍弱
矣又云子
固此文及
諸書序皆
摹子政戰

周衰。先王之迹熄。凡有功業可見者。曰迹熄銷亡也。至漢。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也。沈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不揚雄而一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古之士者垂紳擗笏故稱宦族曰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遼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一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

國策序而
得其神理
者

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音尖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今江西高安縣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宋英宗年號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同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蓐音俯相州之東南。得亢爽高曠清爽也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音備滷音滷。廡音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爾雅宮室始成而祭之爲落。故今建築完竣通謂之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

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求也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曾鞏徐孺子祠堂記

唐荆川云此篇三段

第一段敘

黨錮諸賢

及孺子事

第二段比

論二事第

三段敘

茅鹿門云

推漢之以

亡爲存歸

功於孺子

輩論有本

末

漢元興東漢和帝年號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

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

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鈎黨。東漢鈎黨之獄凡兩次一桓帝延熹九年捕李膺等二百餘人誣爲黨人並下獄次年赦歸一靈帝建寧中中常侍侯覽使人告張儉與同鄉

二十四人爲部黨詔捕儉等宦官曹節又風有司并捕前黨李膺等百餘人皆死獄中詔大舉鈎黨於是行義者一切皆指爲黨人之獄起。其執彌堅。而此行彌厲。志雖不

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

於解印綬。美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行不進貌而

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

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窮困之義也其操雖殊。其志於仁。

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生死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安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在江西南昌縣西一名贛江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塹。即東湖南堤後漢永平中太守張躬所築其東爲東湖。在南昌縣東南隅周廣五里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三國吳大年號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地道也自平地下斜以入壘城者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晉惠帝年號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後魏姓拓跋故稱拓跋魏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弗爲堂。圖孺子像。祠祭以中牢。少牢之別稱謂羊豕也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音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

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同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長渠在湖北宜城縣西四十里亦曰羅川亦曰白起渠即蠻水也

首段敘地
與沿流文
約不遺

荆山名在湖北南漳縣與荆山鄰水經南漳縣西北及康狼山名在湖北南漳縣與荆山鄰水經注荆山相鄰有康狼山夷水出焉楚之西山也。水經注荆山以西岡嶺相接皆謂之西山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即夷水蠻水由南漳縣流入宜城縣至縣南四十里地名破河腦入於漢江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

楚屈瑕伐羅。國名故城在今宜城縣東北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蠻水即鄢水見上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

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鄢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

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塢。音過以上障水也壅是水爲渠。以灌鄢。故城在今宜城縣西南鄢。楚

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

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

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宋仁宗年號二年。久隳火稅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

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塢。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

此處始入
宋代

蓋鄆水出
西山就題
蓋小論議
不平

初曼叔之
覆此渠追
述前事又
立論

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鄆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竝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江淮河濟。而河蓋數徙。黃河自禹功告成後。至宋時。凡三徙。周定王時。河徙自漳武入海。一派至乾。寧軍入海。一派合馬頰河至無。縣入海。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四瀆之一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南流入黃河。其故道本過黃河而南。東流至山東。與黃河平行入海。至王莽時。川枯。端濟水合於黃河。不復絕流而南。又疑作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張瓌字。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

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神宗年號六年。余爲襄州。今湖北襄陽縣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今河南開封縣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託也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今安徽阜陽縣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曾鞏齊州二堂記

諸同人云考山周圖

記分別是

非如淄瀋

涇渭文定公之長技

姚惜抱云作考證文字可以爲法

齊濱灤音洛水。源出山東歷城縣西北東流爲小清河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

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

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在山東歷城縣南漁雷澤。在山東濮縣東南今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在今山東曲阜就時音乘射利也

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漢郡名今山西平陽府雷澤在濟陰。今山東曹州府負夏衛地。皇甫謐音釋

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縣名今屬山東濟寧道西南陶丘。帝王世紀舜陶于河濱丘因以名亭是也。以予考之。

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

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

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山有九名。卽

雷山。襄山。甘。虞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井。雷首。爲九。在河東。媯水。在山西永濟縣南。出焉。而此山有九號。謂歷山。首陽山。薄山。蘆山。甘。虞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雷首山。九

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乃居媯汭。水。曲。則耕歷山蓋不

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

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

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

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

疾尤甚。及至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

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音豹。在歷城縣西南。齊人皆謂嘗有棄穡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

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葉裏白。皮也。經冬常榮。

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小清河也。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見前篇。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同誌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宋神宗年號元年冬。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宋置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凡宮室始成而祭之為落。

曾滌生云
氣體頗近
退之但少
奇崛之趣

謂之落成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

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漢縣名屬丹陽郡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

入。以縣附宣。州名治宣城。今安徽宣城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

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閔隘庫。音牌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宋英宗年號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音庇具也。徒以畚音本盛土器以築。以繩謂引繩也以削謂削門也阿阿棟也。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峘興。複宇相瞰。音坎去聲視也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昝。音欣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觀聽。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色界切減削也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茅鹿門云
予覽學記
曾王二公
為最非深
於學不能
記其學如
此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周制授田之法以地方一里畫為九區每區百

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為私田形如井字故稱井田而黨庠遂序國學。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註術區為遂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遂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音馘音訊囚禮土制天子將出征

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馘馘註受成定兵謀也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

技一曲之學無斲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謂嘗在位教化其民

而致仕之人以為之師。釋奠釋菜。見前穀城碑記夫子廟碑記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遂以勉其怠而除其

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

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

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

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

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

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佛教徒之稱道

一段先安
排下一段
即緊接翻
騰步步聯
綴成章

關鎖前文
筆勢驚矯
章義迴環
於此見介
甫筆力非
歐曾所及

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率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宗謂仁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今浙江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仁宗年號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

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安石芝閣記

祥符宋眞宗年號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

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音弋杙。小木樁也。莊

子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而斬之。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

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泰

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曰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隱也。於蒿

藜藜藜也。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

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縣名。汝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

獻而莫售也。故闕於其居之東偏。掇音咄。取也。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

儲同人云
佳處固在
感觸即小
以見大而
行文洵洗
精潔啞若
江漢

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三司者鹽鐵度支戶部也。掌天下財政。有鹽鐵使度支使戶部使等官。其下各有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仁宗年號五年。尙書戶部員外

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

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鑿。音嶮銳。益也。可以刻。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

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

小路以區界田畝者。南曰阡。東西曰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

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

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

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急務。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

增折橫厲

吳辟疆云
以上橫空
一段議論
極為縱恣
排宕

茅鹿門云
逸興滿眼
餘音不絕
沈歸愚云
有志有力
而又有物
以相之其
終不能全
者則亦無
如何也借
題發意文
人之常然
必說破正

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

在江蘇句容縣北六十里泉壑殊勝秦淮水發源於此

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

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也。深遠。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

旨此只於
言外遇之
又是一格

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_奇也。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_{漢縣名故城在今江西吉水縣南}。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_{縣名即今江西臨川縣}。王某記。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方禹修云
序事動直
不別起議
論是記之
最佳者

至和仁宗年號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

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

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字安道。宋南京人。其人。天

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

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

不能禁。眉陽卽今四川眉山縣蘇洵宋眉山人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

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敝。音欺。傾側也。未墜

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

不倦。惟爾張公爾猶是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

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同砢。砢音砢。砥音砥。質與斧

鉞。鉞人之具也。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

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

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

京

宋世宋州爲南京。今河南商丘縣。

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阼。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音舒舒。舒展也。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果毅貌。公來于于。自足貌。公謂西人。安爾室家。

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

音祿枝落。採其葉也。

桑。秋爾滌場。

詩制風十月滌場。

西人稽首。公我父兄。

公在西園。草木駢駢。

並茂也。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

鼓聲。

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美好貌。閨闈閑

閑。

自得貌。有童哇哇。音哇。小兒聲。

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

音蓬。美盛貌。

倉庾崇崇。嗟我婦

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莊嚴也有廡堂。下周屋也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軾表忠觀碑

熙寧神宗年號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姓趙字閱道。衢州西安人。言故

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宋縣名。今浙江杭州縣。者二十有六。在臨安。宋縣名。今浙江臨安縣。

浙江臨安縣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音留。錢鏐子。具美。臨安人。唐昭宗時拜鎮海鎮東節度使。

統有兩浙十二州之地。旋封越王。又討吳王。唐亡受後梁太祖之封。稱吳越國王。是為十國之一。卒諡武肅。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唐僖宗時

曹師雄寇杭州。募諸鄉兵各千人。討破劉漢弘。僖宗時。為浙東觀察使。謀并浙西。董昌遣鏐拒之。遂克越州。執漢弘。誅之。并越州。以奉董昌。而

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蓋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音貫。鏐第七子。字明寶。至

其孫忠顯王仁佐。元瓘子。字祐。折五代史及宋史並云名佐。遂破李景。南唐主。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

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俶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詔封俶為淮海國王。三世四王。與

儲同人云。刻畫表忠。二字用意。深者其詞。必高固當。求之扶風。以上。沈歸愚云。表其功表。其德無非。所以表忠。也直敘趙。清獻疏而。系以銘點。竄之功曾。異司馬子。長邪荆公。謂其似史。

記秦楚之際諸侯王年表洵然

吳至父云雄遠是子瞻本色至氣體堅蒼古厚則當為集中第一篇文字

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

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五代時天

下大亂豪傑蜂起日尋干戈民苦不聊生獨兩浙八民得安生 業皆鏖父子與孫捍禦之功至今浙人思之廟祀馨香不替 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

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孟昶江南李煜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

東劉氏。北漢劉繼元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以饑渴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

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古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

融。後漢平陵人更始時據河內稱河西五郡大將軍光武即位融決策歸漢封安豐侯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

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

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在今浙江杭縣南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

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菴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

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

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在浙江臨安縣西於潛縣北安吉縣西南高峻盤鬱為浙西之巨鎮若水。即苕溪下游至吳興縣東北合餘不溪注于太湖出焉。龍飛鳳舞。郭璞地記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

舞到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吳越備史劉漢弘弟苻省率其營于

西陵。董昌遣王禦之夜。將渡江。星月皎然。王祝曰。願陰雲蔽月。以濟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冥。遂渡江。強弩射潮。十國詞箋吳越王錢鏐築捍海唐怒潮急湍版築不就鏐乃造竹箭三千隻羽箭備具于壘雪樓命

水犀軍。架強弩五百。以射潮。潮頭東趨西陵。遂定其基。以鐵絙貫幢。用石錠之。而堤成。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

其居。杭州城初築于隋楊素周三十六里于錢鏐又修築之周七十里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五代史鏐遊衣錦城

宴故老山林。擘如神人。玉帶毬馬。五代史太祖嘗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四賜之四十一年。

鏐在位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相望。大貝軟體動物也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

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

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蘇軾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食糟啜酒薄。皆可以醉。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見前篇移守膠西。神宗熙寧八年。軾知密州。密州治諸城。漢膠西國也。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謂枸杞與菊花也。古人以爲食品。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

方望溪云
子瞻記二
臺皆以東
西南北點
綴頗覺膚
套此類蹊
徑乃歐王
所不肯蹈

安丘高密皆縣名今屬山東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

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耳。在山東諸城縣西南常山南三十里出沒隱見。若近若遠。

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在諸城縣東南以秦博士盧敖隱處而名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關名在山東臨

胸縣東南大峴山上所謂齊南天險也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在諸城縣北五里慨然太

息。思淮陰英韓信封淮陰侯嘗伐齊破楚將帥且于淮水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

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搨採也園蔬。取池魚。釀音術秫酒。淪音藥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即齊州今山東歷城縣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

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軾石鐘山記

自咸豐四年十二月楚軍水師在湖口為賊所敗自是戰爭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與下鐘巖其下皆有洞可

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侍郎玉麀於鐘山之頂建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臚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

水經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云。彭蠡湖名即今江西鄱陽湖之口有石鐘山焉。在江西湖口縣有二一在縣治南曰上鐘一在縣治北曰下鐘山各距縣一里酈元道

錢牧齋云
中段欲言
水石之聲
先將三項
搖寫起此
文情也昔
嘗與鄧左
之論之今
知之者鮮
矣
方望溪云
瀟灑自得
子瞻記中
持出者
劉梅峯云
以心動欲
還跌出大
聲發於水
上才有波
折而興會
更覺淋漓
鐘聲二處
必取古鐘
二事以實
之具此誠
諧文章妙
趣洋溢行

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唐洛陽人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音浮擊鼓杖也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宋神宗年號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今湖北黃岡縣舟行適臨汝。今河南臨汝縣而長子邁將赴饒。宋州名治鄆陽今江西鄱陽縣之德興。縣名今江西九江縣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磳磳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音骨鶻鳥也聞人聲亦驚起。磳磳鳴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喜亞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相戾也。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

間坡公第一首記文

者。魏獻子名舒春秋晉大夫魏絳之子左傳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蘇軾字遷於齊安。宋神宗元豐二年蘇軾坐誹謗時事繫獄尋貶黃州團練副使黃州南北朝時為齊安郡今湖北黃岡縣也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

之南武昌今湖北鄂城縣諸山。陂陁同陀澤障也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一名樊山又名樊岡在鄂城縣西下有寒

溪溪水注于樊東曰寒谿。見上依山臨壑。隱蔽松櫨。同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

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橫流而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

巾迎笑。相攜徜徉逸蕩貌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宿於

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

儲同人云
小品之冠

沈歸愚云
筆墨儻然
後半言樂
因乎心而
不因乎境
雖未道出
孔顏之樂
而與子瞻

超然亭意
已兩心相
印矣

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谿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斜視貌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出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歸有光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

音森。去聲。漉。音祿。微。下瀉也。

雨澤下注。每

絳僧抱云此太僕最勝之文然亦苦太多

梅伯言云借一閣以記三世之遺跡大宛之記肇自張騫此神明其法者也

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

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音盾。縱曰欄。橫曰楯。亦遂增勝。借

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危坐也。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

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

北為一。迨衆父伯叔父也。異爨。音釁。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雖棲於廳

庭中。始為籬。已為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祖母曰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

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

呱。兒泣聲。而泣。孺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

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猶言汝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

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

常官名。宣德年號。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迹。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

故嘗為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

情韻學美
風致澹逸
惟魄刀稍

潔淨精微
論議正大
有功聖學
以文筆見
長

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蜀寡婦清其先有丹穴擅其利數世用財自衛人不敢犯
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見史記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一作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縣西方二人之味味
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培同坎
也。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
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
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
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聳立

姚鼐儀鄭堂記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即十翼易之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象下象左丘明傳春秋。

子夏傳禮喪服。儀禮喪服篇孔子弟子卜子夏所作禮後有記。儒者頗哀音杯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

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孔頴達禮記序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續衣是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撰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斷衆篇皆

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濟州伏生治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使太常使臯錯往受伏生使其女傳言數錯又有申公者魯人專齊人浮丘伯受詩詩書皆口說。

其後居家教授弟子至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專疑者則闕弗傳顏師古註亡傳謂口說其指不為傳記之文也並見漢書儒林傳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

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

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為專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名玄

後漢高密人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

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

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後漢十三郡之一其屬有北海郡高密縣焉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字

雍魏東海人善賈逵馬融之學不好鄭氏為尙書詩論語禮左氏傳之解又撰其父期所作易解皆列於學官孔子家語亦肅所偽託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

說。學者由是習為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

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音其明聖學。詔天下。而願欲為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攜

音約。名廣孫孔子六十八代孫博學工為詞章。天下方誦以為善。攜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

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為之記。攜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

說經不詳
明聖學而
顧欲為名
此千載下
儒生積痼
惟先生湛
深經術而
胸次落落
乃能為此
語

收處愈精
透

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攜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去聲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
實。擴其道而涵其蘊。同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
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攜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攜
約也。乾隆清高宗
年號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版再月九年三十國民華中

評註
經史百家雜鈔

原選者 湘鄉曾國藩

校勘者 合肥李鴻章

評註者 桐城葉玉麟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益書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廣州宜昌
北平南昌
長沙開封
漢口重慶

精裝平
硬裝軟
面六册

定價

六角六分
五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881B



92135/